

民國十一年一月

第一期

學

衡

桂居村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1 January, 1922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目~~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編輯 本雜誌由發起同志數人。擔任編輯。文字各由作者箇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 本雜誌於投稿者。極為歡迎。投稿祈逕寄南京鼓樓北二條巷二十四號學衡雜誌社收。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

(五)印刷發行 本雜誌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每月一冊。陽曆朔日出版。每冊售價二角。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弁言

雜誌邇例。弁以宣言。綜其旨要。不逾二轍。自襮則夸飾。斥人則詆訶。句必盈尺。字或累萬。同人。淺劣。謝未能也。出版之始。謹矢四義。

一 誦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學。

二 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郵思。

三 籀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

四 平心而言。不事嫚罵。以培俗。

揭。癸。真。理。不。趨。衆。好。自。勉。勉。人。期。於。是。而。已。莊。生。有。言。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同。人。不。敏。求。知。不。敢。懈。第。祝。斯。志。之。出。不。聾。盲。吾。國。人。則。幸。矣。

英 語 留 聲 機 片

● 全 世 界 最 精 善 之 語 學 利 器 ●

(一) 此即柯提拿外國語留聲機；係美國語學專家口授，蓄入留聲機片內，發音正確，聽受便利；即六七十人聚於一堂，亦能人人聽清。

(二) 此機附有教科書一冊，與機片吻合；以便耳聽，目看，口讀。如學校購此機，而欲購數十百本作教科書，亦可另售。

(三) 每機一部，附送字典，尺牘各一部；以供參考。

(四) 每機一部，片子十五枚，共卅面。如欲單購片子，一百二十元。機器不單售。

(五) 中國全境，由上海本局獨家經理；北京、天津、杭州、南京、漢口、廣州等分局，亦均有陳列；任憑試聽，竭誠招待！

每 副 實 價 一 百 六 十 元

(附註)

德 法 俄

西 班 牙

葡 萄 牙

希 伯 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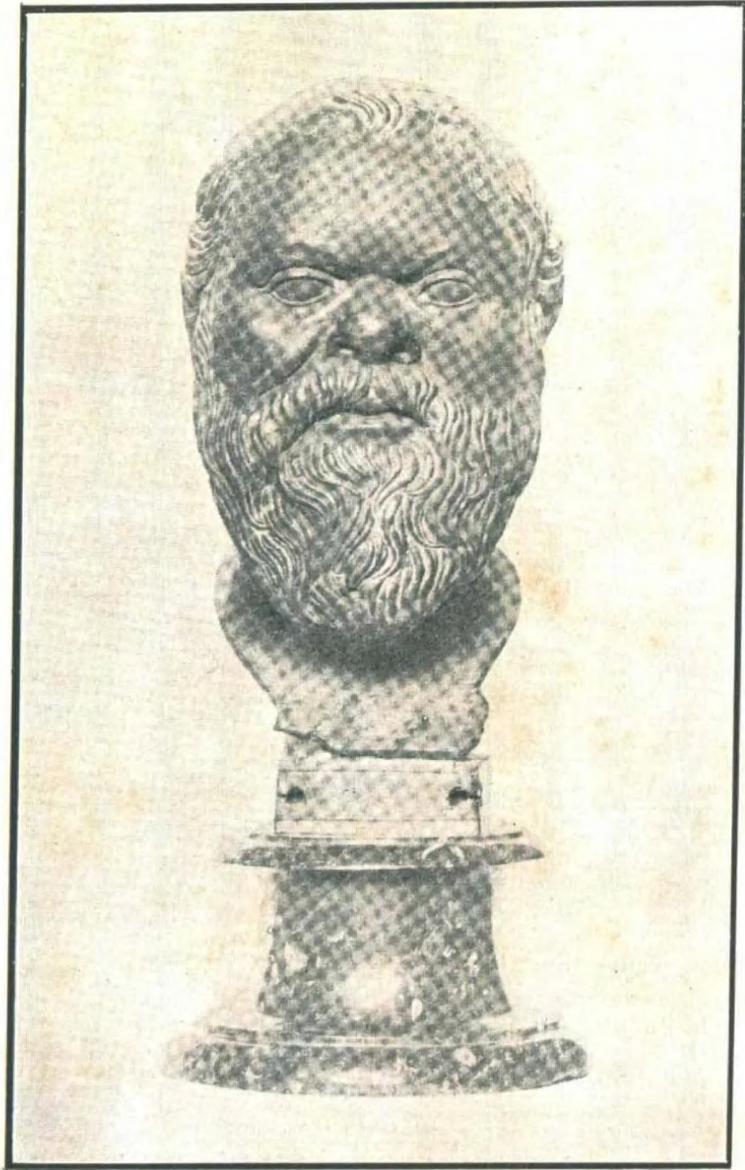
各 國 語，

價 格 相

同



孔子像



蘇 格 拉 底 像

通

論

學衡第一期目錄

插畫

孔子像

蘇格拉底像

弁言

通論

學者之精神

評提倡新文化者

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榷

述學

國學撫譚

論藝文部署

漢官議史

老子舊說

劉伯明

梅光迪

蕭純錦

馬承堃

張文澍

柳詒徵

鍾歆

近今西洋史學之發展

徐則陵

文苑

一、文錄

自蓮花洞登黃龍寺記(邵祖平) 記黃龍寺雙寶樹(邵祖平) 嘲黃龍寺僧(邵祖平) 記白鹿洞談虎(邵祖平)

名家
小說 鈕康氏家傳(The Newcomes) 英國沙克雷 W. M. Thackeray 著
吳宓 譯

二、詩錄

懷簡齋然父昆季(華焯) 與釣徒夜坐沙上(華焯) 觀穫稻(華焯) 於人家田畔見老松殆百年物(華焯)

枯根(華焯) 得胡步曾卡利佛尼亞書却寄(汪國垣) 曉起信筆示曉湘練湖(汪國垣) 秋興三首(王易) 清

明思袁山(王易) 坐曹一首示步曾(王浩) 袁山(王浩) 過蓼天一廬未遇(王浩) 元夜不寐得句(王浩)

還東林柬楊蘇更(胡先驥) 冬日寄饒樹人美洲三首(胡先驥) 漁丈人行(邵祖平)

雜綴

浙江採集植物游記

胡先驥

書評

評嘗試集

胡先驥

學者之精神

劉伯明

吾國近今學術界。其最顯著之表徵。曰渴慕新知。所求者多。所供者亦多。此就今日出版界可以見之。此種現象。以與西洋文藝復興相較。頗有相似之處。實改造吾國文化之權輿也。然其趨向新奇。或於新知之來。不加別擇。貿然信之。又或剽竊新知。未經同化。卽以問世。冀獲名利。其他弊端。時有所聞。凡此種種。衡以治學程準。其相懸不可以道里計。竊日擊此狀況。怒焉憂之。爰不揣淺陋。就管見所及。草擬是篇。竊願與吾國學者共商榷之。

學者之精神。究其實際。實爲一體。但若不得已而強分之。其中所涵。可分五端。

一曰學者應具自信之精神也。美國學者哀美蓀數十年前。對一學會講演。題曰美國之學者。略謂學者爲百世之師。其思想感情。超然於一時之好尚。故能亟深研幾。毅然自持。而不求同乎流俗。世人雖蔑視。或非難之。而中心泰然。不爲所動。蓋其精神已有所寄托也。

二曰學者應注重自得也。吾國古代哲人。論求學之語。愚以爲最重要者。則謂吾人求學。不可急迫。而應優游浸漬於其間。所謂資深逢源。殆卽此意。自得者爲己。超然於名利之外。不自得者爲人。而以學問爲炫耀流俗之具。其汲汲然唯恐不售。直販夫而已。前者王道之學者。而後者霸道之學者也。苟卿有言。一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故真正學者。其求學也。注意潛修。深自韜晦。以待學問之成。而無暇計及無根之榮譽。東西學者。方其於冥冥之中。潛研深究。莫不如是。此讀其傳記而可知者也。

三曰學者。應具知識的貞操也。夫死而女不嫁者。通常謂之守貞。然堅強不變。亦謂之貞。所謂貞木貞石。皆涵此義。而道德上守正不阿。亦謂之貞。抱朴子云。「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張衡賦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皆此意也。然尙有所謂知識的貞操者。此謂主持真理。不趨衆好。猶女子之貞潔者。不輕易以身許人。顧亭林自讀劉忠肅「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語。卽謝絕應酬文字。凡文之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者。概不妄作。此其所爲。雖近於矯枉過正。而其視文學。或亦失之過狹。然其謹敕不濫。不求取悅於人。亦今人之漫無標準。汲汲於名者之所宜則效者也。

四曰學者。應具求真之精神也。常人之於事理。往往僅得其形似。或僅知其概略。苟相差不多。則忽略過以爲無關緊要。方其窮理論事。亦往往囿於成見。或爲古義所羈。而不能自拔。此皆缺乏科學精神之所致也。吾人生於科學昌明之時。苟冀爲學者。必於科學有適當之訓練。而後可。所謂科學之精神。其首要者。曰唯真是求。凡搜集事實。考核證據。皆是也。科學之家。方其觀察事實。研究真理。務求得其真相。而不

附以主觀之見解。明辨之。慎思之。其所用種種儀器。皆所以致精確而祛成見之工具也。科學之家。不惟置重於精確辨晰。其惟事實真理之是求。若出於自然。動乎其所不知。昔柏魯羅主世界無限之說。與當時教會所信者儼馳。嘗謂其趨向真理。不得不爾。猶燈蛾之赴火然。此即求真之熱誠也。惟其求真心切。故其心最自由。不主故常。哥伯尼之弟子羅梯克斯回憶其師對於往古疇人之關係。因有所感。乃曰「凡研究者。必具有自由之心。」蓋所謂自由之心。實古今新理發現必要之條件也。五曰學者。必持審慎之態度也。吾人求真。固應力求精確。不主故常。然方其有所斷定。必以審慎出之。杜威謂真正反省。即使吾心中懸。而不遽下斷語。即使有所斷定。亦僅視爲臆說。姑且信之。以爲推論之所資。其與武斷迥不相同。吾人稍知天演論者。咸知達爾文物種由來一書。出版於一八五九年。但據達爾文所自述。其創此說。實在二十年前。其言曰。一八三八年十月間。予偶讀麥氏人口論。因前已知動植物中生存競爭。至爲劇烈。即自忖曰。物既爭存。則適者當存。不適者當滅。此即新種之所由來也。吾在當時。惟恐爲成見所羈。不敢自信。故即其大綱。亦不寫出以示人。至一八四二年四月。予始以鉛筆將吾說之概要寫出。所占篇幅。計三十五頁。至一八四四年。始取此稿擴而充之。成二百三十頁。但其發表日期。則在十餘年後也。即此觀之。真正學者。不敢自欺欺人。必俟確有把握。而後敢以問世。此種精神。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知識的良知。此亦吾人當以自勉者也。

述。以上所述。皆學者精神中之犖犖大者。其他諸德。如謙虛等。愚意皆可概括其中。或可連類及之。故不贅

評提倡新文化者

梅光迪

國人倡言改革。已數十年。始則以歐西之越我。僅在工商製造也。繼則慕其政治法制。今日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學美術矣。其輸進歐化之速。似有足驚人者。然細考實際。則功效與速度適成反比例。工商製造。顯而易見者也。推之萬國。無甚差別者也。得其學理技巧。措之實用。而輸進之能事已畢。吾非謂國人於工商製造已盡得歐西之長。然比較言之。所得爲多。若政治法制。則原於其歷史民性。隱藏奧秘。非深入者不能窺其究竟。而又以東西歷史民性之異。適於彼者。未必適於此。非僅恃模擬而已。至於教育哲理文學美術。則原於其歷史民性者尤深且遠。窺之益難。探之益宜慎。故國人言政治法制。垂二十年。而政治法制之不良自若。其言教育哲理文學美術。號爲「新文化運動」者。甫一啟齒。而弊端叢生。惡果立現。爲有識者所詬病。惟其難也。故反易開方便之門。作僞之途。而使浮薄妄庸者。得以附會詭隨。窺時俯仰。遂其功利名譽之野心。夫言政治法制者之失敗。盡人皆知。無待余之嘵嘵。獨所謂提倡「新文化」者。猶以工於自飾。巧於語言奔走。頗爲幼稚與流俗之人所趨從。故特揭其假面。窮其真相。縷舉而條析之。非余好爲苛論。實不得已耳。

一曰彼等。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也。詭辯家之名（英文爲 *Sophist*）起於希臘季世。其時哲學盛興。

思想自由。詭辯家崛起。以教授修詞。提倡新說爲業。猶吾國戰國時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希臘少年靡然從風。大哲蘇格拉底辭而闕之。猶孟軻之拒楊墨。荀卿之非十二子也。今所傳柏拉圖語錄 (The Dialogues of Plato) 多其師與詭辯家駁辯之詞也。蓋詭辯家之旨在以新異動人之說。迎阿少年。在成見私意。強定事物。顧一時之便利。而不計久遠之真理。至其言行相左。貽譏明哲。更無論矣。吾國今之提倡「新文化」者。頗亦類是。夫古文與八股何涉。而必併爲一談。吾國文學。漢魏六朝則駢體盛行。至唐宋則古文大昌。宋元以來。又有白話體之小說戲曲。彼等乃謂文學隨時代而變遷。以爲今人當興文學革命。廢文言而用白話。夫革命者。以新代舊。以此易彼之謂。若古文白話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變遷。尤非革命也。誠如彼等所云。則古文之後。當無駢體。白話之後。當無古文。而何以唐宋以來。文學正宗。與專門名家。皆爲作古文或駢體之人。此吾國文學史上事實。豈可否認。以圓其私說者乎。蓋文學體裁不同。而各有所長。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獨立並存之價值。豈可盡棄他種體裁。而獨尊白話乎。文學進化至難言者。西國名家。如英國十九世紀散文及文學評論大家韓士立 H. St. John 多斥文學進化論爲流俗之錯誤。而吾國人乃迷信之。且謂西洋近世文學。由古典派而變爲浪漫派。由浪漫派而變爲寫實派。今則又由寫實派而變爲印象。未來。新浪漫諸派。一若後派必優於前派。後派興而前派即絕迹者。然此稍讀西洋文學史。稍聞西洋名家緒論者。即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國人童駭無知。顛倒是非如是乎。彼等又謂思想之在腦也。本爲白

話。當落紙成文時。乃由白話而改爲文言。猶翻譯然。誠虛僞與不經濟之甚者也。然此等經驗。乃吾國數千年來文人所未嘗有。非彼等欺人之談而何。昔者希臘詭辯家普羅塔果拉斯（Protagoras）力主真理無定。在於個人之我見。蘇格拉底應之曰。既人自爲真理。則無是非賢愚之分。然則普羅塔果拉斯何以爲人師。強欲人之從己乎。今之主文學革命者。亦曰文學之旨。在發揮個性。注重創造。須「處處有一我在」。而破除舊時模倣之習。易詞言之。則各人有各人之文學。一切模範規律。皆可廢也。然則彼等何以立說著書。高據講席。而對於爲文言者。仇讎視之。不許其有我與個性創造之自由乎。

二曰彼等。非創造家。乃模倣家也。彼等最足動人聽聞之說。莫逾於創造。新之一字。幾爲彼等專有物。凡彼等所言所行。無一不新。侯官嚴氏曰。名義一經俗用。久輒失真。審慎之士。已不敢用新字。懼無意義之可言也。彼等以推翻古人與一切固有制度爲職志。誣本國無文化。舊文學爲死文學。放言高論。以駭衆而眩俗。然夷考其實。乃爲最下乘之模倣家。其所稱道。以創造矜於國人之前者。不過歐美一部份流行之學說。或倡於數十年前。今已視爲謬陋。無人過問者。杜威羅素。爲有勢力思想家中之二人耳。而彼等奉爲神明。一若歐美數千年來思想界。只有此二人者。馬克斯之社會主義。久已爲經濟學家所批駁。而彼等猶尊若聖經。其言政治。則推俄國。言文學。則襲晚近之墮落派。

及美國近年來形象主義 Imaginism 之唾餘。而自由詩與形象主義。亦墮落派之兩支。乃倡之者數典忘祖。自矜創造。亦太欺國人矣。

The Decadent Movement 如印象神秘本外諸主義。皆屬此派。所謂白話詩者。純拾自由詩 Vers Libre

莊周曰。井鼃不可以語海者。拘於虛也。彼等於歐西文化。無

廣博精粹之研究。故所知既淺。所取尤謬。以彼等而輸進歐化。亦厚誣歐化矣。特國人多不諳西文。未出國門。而彼等所恃者。又在幼穉之中小學生。故得以肆意猖狂。行其僞學。視通國若無人耳。夫國無學者。任僞學者冒取其名。國人之恥也。而彼等猶以創造自矜。以模倣非笑國人。斥爲古人奴隸。實則模倣西人與模倣古人。其所模倣者不同。其爲奴隸則一也。况彼等模倣西人。僅得糟粕。國人之模倣古人者。時多得其神髓乎。且彼等非但模倣西人也。亦互相模倣。本無創造天才。假創造之名。束書不觀。長其惰性。中乃空虛無有。彼等之書報雜誌。雷同因襲。幾乎千篇一律。毫無個性特點之可言。與舊時之八股試帖。有何別異。而猶大言不慚。以創造自命。其誰欺哉。

三曰彼等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也。學問家爲真理而求真理。重在自信。而不在世俗之知。重在自得。而不在生前之報酬。故其畢生辛勤。守而有待。不輕出所學以問世。必審慮至當。而後發一言。必研索至精。而後成一書。吾國大師。每誠學者。毋輕著述。曩者牛津大學學者。以早有著述爲深恥。夫如是而後學問之尊嚴。學問家之人格。乃可見。今之所謂學問家。則不然。其於學問。本無澈底研究。與自信自得之可言。特以爲功利名譽之念所驅迫。故假學問爲進身之階。專制時代。君主卿相。操功名之權。以驅策天下士。天下士亦以君主卿相之好尙爲準則。民國以來。功名之權。操於羣衆。而羣衆之智識愈薄者。其權愈大。今之中小學生。即昔之君主卿相也。否則功名之士。又何取乎白話詩文。與各種時髦之主義乎。蓋恒

人所最喜者。曰新曰易。幼穉人尤然。其於學說之來也。無審擇之能。若使販自歐美。爲吾國夙所未聞。而又合於多數程度。含有平民性質者。則不經而走。成效立著。惟其無審擇之能。以耳代目。於是所謂學問家者。乃有廣告以擴其市場。有標榜以揚其徒衆。喧呼愈甚。獲利愈厚。英諺曰。美酒不需招牌。(Good wine needs no bush)酒尙如此。況於學問乎。彼等既以學問爲其成功之具。故無尊視學問之意。求其趨時投機而已。杜威羅素之在華也。以爲時人傾倒。則皆言杜威羅素。社會主義與墮落派文學。亦爲少年所喜者也。則皆言社會主義與墮落派文學。而真能解杜威羅素社會主義與墮落派文學。有所心得。知其利弊者。有幾人乎。學問既以趨時投機爲的。故出之甚易。無切實探討之必要。以一人而兼涉哲理文學政治經濟者。所在多有。後生小子。未有不詫爲廣博無涯涘者。美國有某學者。曾著書數百種。凡哲理算術文學科學及孔佛之教。無所不包。論者以無學問良知訾之。不許以學者之名。此在美國。有甚高之學術標準。故某學者貽譏當世。不能行其博雜膚放之學。若在吾國今日。將享絕代通儒之譽矣。東西學者。多竭數年或數十年之力而成一書。故爲不刊之作。傳之久遠。今之所謂學者。或謂能於一年內成中國學術史五六種。或立會聚徒。包辦社會主義與俄羅斯猶太波蘭等國之文學。或操筆以待。每一新書出版。必爲之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顧亭林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序。其此之謂乎。故語彼等以學問之標準與良知。猶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夫以功利名譽之薰心。乃不惜犧牲學問如此。非變相之

科舉夢而何。

四曰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近年以來。蒙彼等之毒者。莫如教育。吾國政治外交之險惡。社會之腐暗。教育之墮敗。固不能使人冷眼坐視。然必犧牲全國少年之學業道德。不爲國家將來計。而冀幸獲目前萬一之補救。雖至愚者不出此。不謂號稱教育家者。首先倡之。五四運動以來。教育界雖略呈活潑氣象。而教育根本已斲喪不少。人性莫不喜動而惡靜。樂趨乎呼囂雜遝。萬衆若狂之所爲。而厭平淡寂寞。日常例行之事。少年尤然。聚衆罷學。結隊遊行之樂。蓋勝於靜室講習。埋首故紙萬萬。又況有愛國大義以迫之。多數強權以扶之哉。其尤捷黠者。則聲譽驟起。爲國聞人。夫人材以積久陶育磨鍊而後成。否則啓其驕惰之心。易視天下事。終其身無成矣。至於學校內部。各種新名詞亦乘機而興。如「奮鬪」「學生自動」「校務公開」意義非不美也。而以置諸中小學生之簡單頭腦中。鮮有不僨事者。美儒某氏曰。授新思想於未知運思之人。其禍立見。故今日學生。或爲政客利用。或啟無故之釁。神聖學校。幾爲萬惡之府矣。然則當世所謂教育家者。其意果何居。曰。利用羣衆心理。人性弱點。與幼稚智識之淺薄。情感之強烈。升高而呼。如建瓴而瀉水。以遂其功利名譽之野心而已。或又曰。子之言亦太苛。教育界現象。豈彼等始意之所料。且彼等已知悔過矣。子不聞「提高程度」「嚴格訓練」之說。又順時而起。以爲補救之策乎。應之曰。揚子雲有云。無驗而言之爲妄。彼等據教育要津。一言之出。舉國響應。乃不顧是非利害。不計將

來之效果。信口誑言。以全國天真爛漫之少年。爲其試驗品。爲其功利名譽之代價。是可忍。孰不可忍。彼等固敏捷之徒。其最所服膺者。爲「應時勢之需要」一語。今則時勢異於數年以前。其數年以前所主張。已完全失敗。故悔而知返。認目前時勢之需要。爲「提高程度」「嚴格訓練」矣。然責任所在。烏可既往而不咎也。軍法戰敗者以身殉。否則爲戮。西國航海家遇險。船亡則與之俱亡。惟言說之士。以其主義禍人。無法律以繩之。祇有輿論與良心問題而已。故就輿論與良心問題而論。彼等言而不驗者。已無再發言之資格。而猶靦顏曰。「提高程度」「嚴格訓練」亦已晚矣。

夫建設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吾國數千年來。以地理關係。凡其鄰近。皆文化程度遠遜於我。故孤行創造。不求外助。以成此燦爛偉大之文化。先民之才智魄力。與其慘淡經營之功。蓋有足使吾人自豪者。今則東西郵通。較量觀摩。凡人之長。皆足用以補我之短。乃吾文化史上千載一時之遭遇。國人所當歡舞慶幸者也。然吾之文化既如此。必有可發揚光大。久遠不可磨滅者在。非如菲律賓。夏威夷之島民。美國之黑人。本無文化之可言。遂取他人文化以代之。其事至簡也。而歐西文化。亦源遠流長。自希臘以迄今日。各國各時。皆有足備吾人採擇者。二十世紀之文化。又烏足包括歐西文化之全乎。故改造固有文化。與吸取他人文化。皆須先有澈底研究。加以至明確之評判。副以至精當之手續。合千百融貫中西之通儒大師。宣導國人。蔚爲風氣。則四五十年後。成效必有可觀也。今則以政客詭辯家與夫功名之士。創

此大業。標襲喧攘。僥倖嘗試。乘國中思想學術之標準未立。受高等教育者無多之時。挾其偽歐化。以鼓起學力淺薄血氣未定之少年。故提倡方始。衰象畢露。明達青年。或已窺底蘊。覺其無有。或已生厭倦。別樹旗鼓。其完全失敗。早在識者洞鑒之中。夫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勢所必然。無足怪者。然則真正新文化之建設。果無望乎。曰不然。余將不辭愚陋。略有芻蕘之獻。惟茲限於篇幅。又討論建設。似不在本題範圍之內。請以俟之異日耳。

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榷

蕭純錦

邇年以來、國人之思想脫然解放。向之對於外人學說哲理、所深閉固拒者。今則撫拾彥譯、津津樂道。於是新思潮新文化之說。乃雲興潮湧。蔚然羣起。影響所及。將數千年來所遺傳褊狹固陋之禮教。迂疏誕妄之道學。一舉而摧陷廓清。俾無餘蘊。全國人士。得以虛心承受真理。對於社會組織。人生觀念。煥然一新。譬諸衰暮之境。忽換朝氣。思想趨捨。頓呈活象。未始非吾國之好現象。有識之士。皆應爲之額手稱慶者也。惟是虛心過度。對於外來學說。既不免於囫圇吞棗。執其一端。以衡大概。亦時或不加別擇。率爾盲從。其甚者則故爲新奇可驚之論。以自炫異。一若愈激烈則愈足以聳觀聽。而愈不近人情。則愈見其爲獨到者。今日國內之談社會主義者。卽大率類此。夫一理想之孕育。一學說之醞釀。固皆有其所以孕育醞釀之環境。其學說之敷陳。卽以救當時之積弊。換言之。凡理想學說之發生。皆有其歷史上之背影。決非懸空虛構。造烏托之邦。作無病之呻者也。是以時代不同。國情異趨。無的放矢。其學說卽全失其意義。稽諸史乘。如國民經濟勃興之際。重商主義卽應時而生。宰持刼制。以謀國民經濟之增進。此其爲制。在日後視之。固極紕繆。如貴金賤貨。貿易差額諸理論。卽五尺童子。亦知其妄。然在當日。未嘗不有其功用。英國海權之成立。卽全賴此重商主義之扶植。卽攻擊之者如亞丹斯密。亦復認之。迨英國工業羽毛已

成。不賴保護。則前此重商遺制。適成障礙。於是而自由貿易。又爲全國學者所倡導。可知學說無絕對之確當。要皆爲時代之產物。當十九世紀之中葉。自由貿易之說。既實現於英。風行全歐。然而韓美爾敦在美倡保護之論。李斯德 *Friderich List* 於德主國民制度之說。其究也。二國均以保護致富強。又可知國情不同。環境全異。又不可以執一而論。蓋當行業規制破壞。由城鎮經濟 *Town Economy* 進爲國民經濟之頃。不能不有重商主義之指揮助長。工業已經發達。則又不能不賴放任主義以遂其繁榮。故有倡放任主義於國民經濟初興之際。則悖於事理。而厲行自由貿易於德美工業幼稚之國。則暗於時勢。經濟發達之程度有高低。斯學說之適用有宜有不宜也。在今日中國經濟發達之階級。而盛倡歐美社會主義之說。雷同相從。隨聲附和。其是否適合於時勢之要求。而不罹前云之悖且妄者。誠大有商榷之餘地也。

社會主義一詞。歧義甚多。自廣義言。舉凡共產主義、工團主義、單稅主義、國有主義、協作主義、工聯主義、等等。以及極端個人主義之無政府主義。胥包括之。自狹義言。則惟主張生產器具（資本土地）悉歸公共經營。而惟消費物得歸私人所有者。乃爲社會主義。而以馬克斯主義爲其代表。卽本文所謂社會主義者也。論者或以國家施行諸種國有、及和緩資本勞工衝突之政策。爲社會主義者。則非本文所及。蓋社會主義爲絕對之名詞。與吾人稱素食主義者相同。素食之稱。謂惟限於絕對以植物爲食品之人。常

人雖未嘗不以果蔬爲食品。然使不禁絕肉食。則不爲素食者。社會主義亦然。雖一國以便宜而施行社會政策之立法。惟使尙認資本私有之存在。則非吾茲篇所謂社會主義也。

攷社會主義之起原。始於十九世紀之初期。實爲工業革命之產物。蓋工業革命而後。使用蒸汽機械。而工廠制度發生。始成爲資本式之生產。又以競爭之結果。小資本爲大資本所兼併。工業集中於少數人之手。而大多數工人遂成爲無產階級。咸仰其鼻息。以自生存。於是長時間工作。及種種不衛生不道德之惡現象。皆因之而起。仁人善士如歐文。Robert Owen 目擊其不平可慘之狀。而倡之於先。馬克斯。恩吉爾。Frederick Engels 本階級之自覺心。反資本演進之跡象。而演之於後。故社會主義亦根據當時經濟情形。及環境之要求。所發生之主張。初非無因而生。嚮壁虛造之學說也。蓋必有資本生產制。而後無產之工人乃成爲特殊之階級。亦惟有資本生產制。而後工人與傭主間乃發生財富分配不均之問題。二者均爲馬克斯主義之主要條件也。夫資本制度之發生。乃社會生活上之大進化。其蘄乎此。亦非一朝一夕之故。其間必歷種種之階級。如由傭僱制。Hired System 進而爲行業制。Guild System 由行業制進而爲家庭生產制。Domestic System 又由家庭生產制。始進爲今日歐美之工廠制。Factory System 在昔傭僱制之際。工人不必以手工爲專業。往往於服田力穡之餘。受傭於他人之家宅。其生產之結果。卽以供其家直接之消費。其時交換未興。資本贏利之觀念全未發生。其在行業制。則分業稍進。工

人自置工具。自備原料。其生產之結果。則逕鬻之於消費之人。而自任賣買之盈虧。換言之。即工人以一身而兼有勞工、資本、與企業之地位。不惟資本、勞工之分析不顯著。而贏息亦無確定之界畫。此時經濟組織。無階級之存在。而貨物之價值。與勞工之報酬。咸依習慣之成規。自亦不生分配問題。至家庭生產制。則分工愈進。工人之地位已稍失其獨立。此際另有居間之商人。爲之招攬營業。購置原料。及製作完成。則返之商人。以售諸最後之消費者。盈虧得失。商人任之。工人居家製造。自備工具。僅受庸值。傭主與受傭之界限。雖漸分析。資本與勞工之分析。則猶未明瞭。贏息亦仍混淆。工人自有其產業。與作工之器具。不賴他人爲活。固亦無所謂資本家、與勞工之階級。在此諸制。類以手工爲生產。人類征服天然之力未宏。生活低下。欲圖增進人民之幸福。其至要之問題。則爲如何增加生產。提高其生活之標準。而決非資本與勞工分配多寡公平與否之問題。故社會主義不發生於傭僱制、行業制、家庭制之時。而惟大聲疾呼於工廠資本生產時代者。其故蓋亦可深長思矣。今中國人民。百分之八十仍爲自有土地之小農。其工業固猶在家庭手工生產之階級。且往往傭僱制、行業制在內地亦猶數見不鮮。交通亦仍多恃人力之挽輸。沿江海諸埠。雖有工廠之設立。其影響於全國人民之生活者甚微。僅可謂爲工業革命之發軔。既無產業集中之現象。而亦無勞工與資本家劃然之對峙。農敝工窳。生產不豐。人口過剩。其大多數仍朝不謀夕。衣食不贍。恆爲疾病災侵之所乘。而陷於馬爾素士 *Malthus* 慘酷之限制。使國富 *Natio*

nal Dividend 之總量不增。其分配之公平。縱能如數學的精確。吾民每人之所得。亦未見其俯仰事畜。能周於衣食。故在今日之中國。而提倡社會主義。是亦猶蒂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而倡自由貿易之說於工業幼稚之國。亦見其戾於事實而已。

由是以談。中國今日之急務。亦惟在增加人民之生產力。俾增國富之總量。而消納過剩之人口而已。世界人口最密之國。莫如比利時。平均每方英里六百六十一人。次為英國。每方英里六百一十五人。日本號稱人口極密。亦不過每方英里三百四十四人。中國無確實之統計。想不至較日本為密。而何以比利時英倫家給人足。共享文明之幸福。而吾國人衣食不瞻。朝不謀夕。甚至號寒啼飢。轉填溝壑。無亦生產力低下。天產雖富。而開發利用之者。無其術歟。資本制之利益。即在以自利心之鼓動。激發人之企業心。奮厲勇進。生產因之而膨脹。且以競爭猛烈之故。欲求事業之存在。不得不竭其心思才力。以改良生產。及經營之方法。或採科學管理方法。或引用最新機械。而謀成本之低廉。競爭一日不息。則企業者必發揚蹈厲。精益求精。今日歐美物質文明之進步。社會一般生活標準之增高。往往一勞工之奉養。逾乎古代之君王。實皆受資本生產制之賜。其建樹之宏。與成績之偉。雖在反對資本主義之馬克斯亦承認之。其共產黨宣言。所謂「遠過於埃及之金字塔。羅馬之水道工程。與噶特之教堂建築」者也。英國與比利時人口雖密。而生計不感困難者。以英比均以工業立國。藉資本生產之力。其每年所生之國富。較

吾國爲巨耳。是知資本制促進生產力者也。提高生活標準。增益人民幸福者也。使我國而欲因仍其苟簡困窘之生活。則不求生產力之增加。固無不可。設其不然而有拯之塗炭。登諸衽席之願望。則促進工業革命。獎勵個人之企業心。以開發利源。實爲達此目的惟一之途徑。又況按諸經濟進化之程序。由手工進而適用機械。由家庭生產。遞爲工廠生產。此資本制度。又爲歷史必經之階級者耶。

讀者熟閱社會主義者攻擊資本主義之書報。或將疑吾言爲過。資本制度。自有其相隨之缺點。如財富集中。分配不均。長時勞動。工作情形不良等等。非完滿之制度。是固無可置疑。然細閱鮑勒 A. I. Bowley 『英國十九世紀之備資』金氏 H. W. King 『美民備資與進項』歐渠琦 Aldrich Report 在美國參議院委員會之報告。莽訥 Money 氏之『富與貧』及美國勞工局報告第五十三、第七十七號。United States Bureau of Labor Bulletin No. 53, and 77 則知自資本制度發生以來。英美工人之生計。在晚近五十年來。已突進飛躍。如取一八九〇年爲標準。則一八六六年美國名義工資 Nominal Wages 爲百分之六八·五。實際工資 Real Wages 爲百分之四七·九。而至一九〇二年。則名工資爲一一一·二。實工資爲一〇三·二。其實際工資之增加。爲百分之五五·三。其速率雖不迨資本家之收入。固已較之五十年前。超越絕塵。則其分配比較上。雖屬不均。而工人實已沾資本制度之惠。馬克斯苦境益增之說。在物質上已絕對不能成立。附和馬氏之說者。如桑巴 Prof. Werner Sombart 布敦 Louis B.

Boyle亦知其然。則造爲心理上苦境增加之論。以曲爲之解說。然要之此爲進一步之論。必先有物質上之滿足。而後感心理上之不滿。此則非吾中國今日之情形所可語此。吾國人民生計。大多數尙在生活安適之水平綫以下。其物質上至急之需要。猶不克供應。遑論乎心理上之要求。設使中國工人之工資。能由資本制而增加百分之五五。其爲福於民。已屬不淺。分配上比較之公平與否。決非目前之所急。工人生計已裕。智識自增。將來自有其解決救濟之法也。試就事實證之。歐戰中。我國各紗廠紅利分配。恆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卽近來分配股利。除受一般商業凋敝之影響者外。亦不下百分之二十。而工資給付。則每人每日不過三角。最多無逾四角。工作時間輒爲十二小時。且恆多傭婦孺入廠工作。其財富分配。資本與勞工之間。可謂不公已極。而其工作情形之酷薄。在歐美惟工業革命之初期。始獲有其比擬。若在今日。則必認爲不能忍受。非惟工聯將羣起暴動。卽輿論亦必口誅筆伐。奮其舐排。又卽使吾人廁足其國境。觀報紙之抨擊。亦必爲之髮指皆裂。認爲有傷人道。顧以吾國論。其爲不公固當。然設稍一廻思。除此三數工廠外。通常人民。能不失業者幾許。卽使有工可作。其勞工之報償。又屬幾許。據吾所知。則大概以每日小洋二角爲常。工廠之所給。在吾國類爲最豐之報償。至於工作情形。工廠外之家庭手工業。如南京之機坊。北京之氈刷業等。又何一非血汗制。Sweating System 陋巷窮閭婦孺。又何一非工作逾十二小時。嚴父悍姑。督課之酷。往往遠過於工廠之監工。其工作場所。卽其寢饋起居之處。卑

濕污穢。黑暗垢濁。有千百倍於上海最劣之工廠。以彼絜此。則紗廠雖與工人以不適當之報償。而要已增加傭業。Employment 增加工資。改進其工作情形。而有大造於吾民之生計。有不能以歐美之標準相繩者。假使工廠之設立。遍及於全國各大埠。則受其惠者將愈夥。勞工之需要益增。則庸率亦可自然增高。且以工聯之結合。又將有其自然與資本家折衝之實力。而益謀工作條件之改善。如果工業發達已臻於集中。如馬克斯所示。不可避免之途徑。則無論其爲英國輝特勒 W. Whitney Council 之共管計畫也可。美國蒲朗 Plumb Plan 之獨營計畫也可。更如發便社 Fabian Society 之擇便國有政策也可。以及如基爾特社會主義 Guild Socialism 倡導者之分業經營也。亦無不可。然在今日生產拙劣。民生憔悴。則惟有獎勵生產。以拯援人民生計。困窮爲急務。換言之。中國此際。乃談生產之時期。而猶未至講分配之時期也。蓋必須先有物可分。而後可以言分之公與不公也。夫既以生產爲急。則凡可以獎進生產之政策。在此時期無不可以認爲正當。保護關稅。社會主義之所攻擊者也。吾以爲倘吾國一日有關稅自主權。必力期推行。免稅政策。亦社會主義所認爲負擔不公平者也。如目下之土布免稅。新企業免稅。倘確有提倡實業之效。亦未嘗不可推廣運用。專利特許。尤社會主義所深致疾恨者也。然亦自爲獎勵企業發明之所不可少。諸如此類。自其一業言。未嘗無偏頗不公之弊。但就社會大概而論。固皆於人民幸福有至切之關係。以其皆有獎進生產之效也。又如資本與勞工之分配。縱或不公。但當此工

業萌蘖之始。是亦爲企業者必然之獎勵。蓋此際信用機關未能運用敏捷。創業集資皆甚困難。且新闢營業。成敗利鈍非可預計。規畫企業必具卓識遠慮。設無厚利爲之報酬。則工廠之設立必不能多。故吾國此時資本所得之分配。雖比較過厚。似亦爲情理之所應容許。夫又安可以歐美先進之情形相提並論。而沮企業方萌之機耶。

總之一國之經濟發達程度不同。則其社會之問題不同。此旨在歷史派。如羅士傑、Roscher、希爾特伯朗、Hildbrand、克尼士、Kries、奇穆勒、Schemmoller等已闡發無餘。而昧者不察。見歐美社會主義之說。相爲炫異。雷同相從。紛呶於不急之論。拘虛篤時。無過於此。又況質之馬克斯演進之說。社會主義爲資本制自然不可避之歸宿。所謂『資本家如覓巫作法。攝召陰靈。乃非己力所能制服』。不啻『資本家自供其掘墳之工。以自殉葬』者。是欲達社會主義之地位。非先有資本制不可。今中國固猶未至資本制實現之時。則今日在中國提倡社會主義。雖欲謂非無病而呻得乎。

徵集

中等學校
大學專門

入學試驗答案

近來各校入學試驗漸趨進步欲升學者非先行研究不能確知其程度本局擬刊「入學試驗答案」以爲升學者之指南茲將簡章列左

(一)徵集之範圍以中學校師範學校甲種實業學校高等師範學校各專門學校大學校爲限(二)各校試題以民國九年十年者爲限(三)答案以試驗及格現在該校之學生爲限教員與高級學生之擬作尤屬歡迎(四)來稿每科一紙(紙長八寸寬一尺二寸)須將校名人名題目答案逐一寫入寄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編輯所入學試驗答案編輯處收(五)原稿無論中文英文或他國文字均仍其舊(六)選入者各贈本書一部

上海中華書局編譯所啟

述

學

國學撫譚

馬承堃

序

粵稽我炎夏肇基開國蓋遠在四千餘年以前雖三皇寥廓而無極五帝薦紳先生難言之然天象地瀟羲皇有卦畫之垂鳥迹獸迹倉史有書契之作而墳典邱索又皆掌之周官誦諸楚史則文字之魄兆學術之顛蒙實已徵於是時三王繼體百度益張夏上忠其書渾渾爾殷上敬其書灑灑爾周上文其書噩噩爾董楊斯言殆已得其大齊自周衰官失篤生素王遂廼刪詩書訂禮樂讚易象而作春秋而先王之經大法於焉以明下逮戰國諸子百家乘時並起互以其說著書覈其所言或傷躋駁而奇思奧趣雋義閎辯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旨固亦班氏所謂六經之支與流裔遭秦坑燔其道用替一二抱殘守闕之士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授自後便辭巧說流派各殊焉就其質言則爲漢之經術晉之義理唐之義疏宋之心性就其文言則兩京以辭賦振六朝以聲律騫隋唐以詩文鳴宋元以詞曲顯而明清則胎息遠古別戶分門至於典章文物復代有其官官有其史且旁出而爲方言地理之志職官氏族之譜傳記小說之林煥乎盛矣以校之聖籍則有間抑亦如歐陽子言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若夫整比總括則有劉歆纂七略漢書承之以志藝文荀勗著四部隋唐史承之以輯經籍類皆意懼放失誼

主保存而如仲治之詮叙流別。彥和之區判體例。士衡辯於文賦。弘度論於翰林。鍾之詩品。劉之史通。斯又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者已。嗟夫。文以載道。非道無以化成。學爲國華。非華無以見質。今之知古後之知今。何莫由斯。寧有二致。則夫諷籥之而發幽情。宣究之以綿墜緒。前脩往矣。後起者可不務乎。或曰。識貴通時。言欲諧世。莊子云。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今者員輿之上。諸國駢立。斟短量長。細莫我甚。政法之善。工技之巧。既不相若。哲理之學。名數之術。又甚懸絕。吾子不知旁搜遠紹。儀刑以求。進而顧顛己守隅。掇拾以爲夸。是斥鷃翱翔蓬蒿之間。而以爲飛之至。河伯不見海而自多於水也。又二三時彥。方昌言改革。往篇陳册。咸在擯棄之列。思別闢新涂。以吏舊貫。以爲非是。莫便其勢燎原。不可嚮邇。舉國之士。奔之若狂。吾子不務隨其流。而揚其波。迺戾衆而譟背道。而馳而欲聞之者。和聲見之者。改轍是以杯水救輿薪之火。鼓瑟於齊王之門也。余曰。小大則固有辨矣。新舊則固有殊矣。然而俗有所因。事有所適。粗黎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今中夏與諸國之學。有其同。亦必有其異。其同者。勢使之。其異者。習爲之。勢同則相用。而愈彰。習異則相格。而難入。明乎習而言改革。始不至自喪其英華。通乎勢而言儀刑。始不至僅得其郛郭。何可一切顛畫。以自輕鄙哉。是故余之所謂大者。恢擴其在我者。而慎擇乎其在人者之謂也。余之所謂新者。董理故業。而能有所闡明。抉其微而匡其惑之謂也。撫譚之作。其能恢擴而匡明之乎。則候蚤負山。商鉅馳河。夫何敢勝。如曰。繕性於俗。學滑欲於俗。思竊期期。又以爲未可世。

之。君子不以小識傷德。小言破道。譏之則幸矣。

經第一

說文經。織也。釋名經。徑也。爾雅典。經也。織從形。訓。徑由聲。得織必經。緯相成。而有法度。徑則無所不通。可以常用。漢儒傳註。因多訓。經爲法。爲度。爲常。而典亦被以常法之名。潛夫論讚學云。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倕之爲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此卽純取法度爲經之義。而實則輾轉引伸。以名之也。若就其本訓而言。則典從册。在丌上。册比竹成之象。其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史記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韋旣可以爲編。則訓典爲經。當有以絲編簡之義。昔人有得青絲編考工記者。可證。近人餘杭章氏曰。書籍得名。實馮傳竹木而起。以經爲常。此後儒訓說。非必覩其本真。案經者。編絲綴屬之稱。亦猶浮屠稱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爲線。譯義爲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用線聯貫也。此以竹簡成書。亦編絲綴屬也。斯可謂得其質名矣。是故從其轉名。則經似爲聖人述作之專號。從其質名。則經迺係上世典籍之通稱。今考管子書有經言。墨子書有經上下。老子書曰道德經。世又傳黃帝作內經。伯益作山海經。是經之稱。廣矣。自以從其質名爲順。惟自漢代表章六經。罷黜百氏以來。非聖人之籍。不得予以經名。揚雄作太玄經。遂大爲時所詬病。比於吳楚僭王。於是轉名行而質名晦矣。

莊子天道篇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繙十二經以說老聃。天運篇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一君無所鈎用。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觀此則經者前代之政典。漢書儒林傳曰。六學者王教之典。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道之成法也。孔子初僅繙之治之耳。經之敷不止於六經之名。亦不始於孔也。惟十

二經無明文。陸德明釋文不可為據。而孔子自衛返魯後。嘆吾道之非。憫王室之微。懼禮樂廢。詩書缺。因之修訂。思寡過

因之傳易。思垂法。因之作春秋。於是向之欲以繙經治經之所得於先王而用之。當時者。列子引孔子曰。魯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貽

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至是疾沒世而名不稱。乃不得不述經作經。託諸空言而見之後代。史記孔子世家。子曰。非乎。非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為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

世而固。非孔子之志也。然後之談經者。遂皆舉六為言。且皆折中於夫子矣。

孔子之言散在羣經。而其要本歸於仁義道德。論語子曰。志於道。據於德。莊子曰。孔子繙十二經。老子曰。大設。則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後之言經。能得斯旨者。惟陸、賈、

與、賈、誼為然。陸子新語道基篇云。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

仁叙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此仁義之說也。賈子新書道德說云。書者著德之理

於竹帛而陳之。今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旨。今人緣之以自

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而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

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禮而

為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

矣。故曰：樂者此之謂樂者也。此道德之說也。若夫經之爲教，則禮記經解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經之爲用，則莊子天下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史記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經之爲體，則漢書藝文志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爲備，而易爲之原。鄭玄六藝論曰：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宜。書者，孔子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禮者，序尊卑之制，崇敬讓之節也。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也。經之爲辯，則揚子法言寡見篇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經之爲文，則文心雕龍宗經篇曰：易惟談天，人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周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訓詁同書，擣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諷，故最附深衷矣。禮記立體弘用，據事制範，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玉言，真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鑄，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遠矣。夫以經之教，如彼其深也。經之用，如彼其閎也。經之體，如彼其大也。經之辯，如彼其博也。經之文，如彼

其愷切而著明也。後有作者。譬之萬派行地。而經爲之。海繁星麗天。而經爲之。辰高矣。美矣。蔑以復加焉。經爲先王之政典。尙矣。而猶未若江都汪氏。仁和龔氏。會稽章氏。言之詳也。汪之言曰。古者詩書禮樂。掌於大司樂。易象春秋。掌於太史。遠在西周之世。王朝之典政。太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周之東遷。官失其守。而列國又不備官。則史皆得而治之。龔之言曰。六經者。周史之大宗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採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採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爲也。章之言曰。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三子者。之言信善矣。然莊子謂道術無乎不在。六經亦道術所在之一。下見天鄭玄謂六藝者。圖所生也。見六藝論其說亦可通歟。曰。莊所言者。其數也。鄭所言者。其質也。蓋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而皆原於一。鄒魯之士。搢紳先生。所能明者。明其迹耳。詩書禮樂。易春秋。所能道者。道其迹耳。見郭象莊子注迹非史乎。班固謂六藝以易爲之原。而易以八卦爲之原。八卦又以河圖爲之原。此鄭說之所出也。圖非史之所由起乎。是則道術也。圖也。史也。皆經之原也。必欲釐而分之。其亦曰。經出於圖。掌於史。而本於道術。斯可耳。

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又作孝經。以總會之。見隋志故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見公羊何休序及孔子歿。門人相與論纂。平時應答。及私相講肄之語。成論語一書。微言雖絕。賴此略存梗概。七十

子喪大義遂乖。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志見漢戰國儒術既絀。有孟子起。遵夫子之業。而潤

色。之以學。顯於當世。見史記儒林傳逮乎東漢。讖緯大興。詭術秘說。乖道謬典。見文心雕龍別有小學。掌之保氏。教以六書。

則造字之本也。志見漢凡茲所述。悉在六藝之外。章學誠謂六爲常道。損爲五而不可增。爲七而不能論語。

孝經爾雅。非六經本體。學者崇聖人之緒餘。而尊以經名。其實皆傳體也。可以與六經相表裏。而不可以

與六經爲並列。准是以譚咸宜。別次然自漢以來。固皆以之配經也。至於說經之士。尤繁有徒。揚子曰。非

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班氏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承其六體。玩經文而已。是故

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

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

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漢已如此。後更可知。馳騁煩言。以素彜叙。是亦不可以已乎。

今考其名號。則有四經。後漢建初時。昭選高才生。受四經。即左氏穀梁春秋古文。五經。揚子法言以易書禮詩春秋爲五經。漢建元間立五經博士。曰書七

經。蜀志秦宓曰。文翁遺卅如東。受七經。即易書詩三禮春秋是也。劉敞七經小傳。又以詩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當之。九經。唐貞觀中。答那律淹貫羣書。諸遂良稱爲九經。庫九經之名。實昉乎此。其後明經取士。以禮記春秋左傳

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升。也。劉敞七經小傳。又以詩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當之。十經。南史周續之受業范甯。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宋百官志。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尚書毛

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爲三小經。此則宋之九經也。也。劉敞七經小傳。又以詩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當之。十一經。莊子天道篇。孔子繙十二

易上下經并十翼一。也。劉敞七經小傳。又以詩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當之。十三經。即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也。日知錄云。自漢以來。備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

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也。劉敞七經小傳。又以詩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當之。之殊。案其部數。則見於漢志者九種。易書詩禮樂春秋凡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見

於隋志者十種。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圖緯小學凡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見於舊唐志者十二類。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圖緯小學

訓小凡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見於新唐志者十一類。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圖緯小學凡著錄四百四十家。

五百九十七部六千一百四十五卷不著錄一百一十七家三千三百六十卷見於宋志者十類。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圖緯小學

語經解小學凡一千三百四部一萬三千六百八卷見於明志者十類。序稱禮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為釐次勒成一志云十類。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圖緯小學凡九百四

十九部八千七百四十六卷見於清代四庫全書者十類。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圖緯小學凡著錄六百七十七部九千九

百六十七卷存目一千六十八部一萬三十二卷此皆藏諸官府之書也其他私家目錄與夫私家所藏

而不入錄者不與焉亦可謂盛矣而鄭耕老勸學篇又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

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三萬四

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

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百五十五字謂立身以力學為先力學以讀書為

本以中才為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

年可畢斯蓋班氏存其大體之遺意也然孔子有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

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

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

深於春秋者也。學者解經之義，誦經之文，能身體而力行之，不蹈夫子之所謂失而得其深者，庶有輯熙於光明歟。

中華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十年改訂

地

理

圖

書

歐戰以還世界各國變更甚多新興之國新割之地疆域變遷至為重大即中國之部民國以來地方制度日新月異道區縣治商埠鐵路裁併增設亦復不少本局各種地理圖書悉據最新調查或係新編或經增訂極便教科及參考之用

▲教科書

●中學適用

新制外國地理教本

全三冊折實各三角

●師範講習適用

實用地理講義

全一冊 五角

●高等小學適用

新式地理教科書

全六冊折實各四分

新式地理教授書

全六冊折實各一角

▲參攷圖書

訂改 中外地理大全

平裝六冊 三元二角

定審 世界改造大地圖

彩印一大幅 一元六角

最新 世界改造分國地圖

附說明書 全一冊 二元

最新 中華民國大地圖

彩印一幅 一元二角

最新 中華民國分省地圖

一冊 一元六角

中國分省新地圖

刷印中

論藝文部署

張文瀾

論曰。昔夫子追迹往聖。修訂舊文。聚方分物。署爲六學。書析部居於焉。以肇

周官太卜掌三易。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與三皇五帝之書。太師教六詩。宗伯掌五禮。大司樂掌六代之樂。事掌於官。官別其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然持論六藝。微有不同。設官分職。論道析言。亦非一例。史記又云。以備王道。成六藝。是以文籍部居。徵始夫子。

及向歆校書總奏七略。班志藝文。刪要備篇。自漢迨隋。其制不絕。

劉略而後。志藝文者。魏秘書郎鄭默。考覈舊文。刪省浮穢。始制中經。雖朱紫有別。而部敍無聞。晉秘書監荀勗。與中書令張華整理記籍。雖總四部。實依劉向別錄。分爲十有餘卷。六藝小學諸子兵書術數詩賦之名。仍襲漢志。及江左李充爲大著作郎。依荀勗四部。刪除繁重。以類相從。沒略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爲次。始畔劉略。自爾謝靈運之四部目錄。王亮謝朓之四部書目。任昉殷鈞之四部目錄。皆因循不變。然梁文德殿四部目錄外。尙分術數一部。王儉旣撰目錄。別撰七志。其經典諸子文翰軍書陰陽術藝之分。悉仍漢舊。惟標題字異耳。梁阮孝緒以官書遺漏。更爲新錄。斟酌王劉。以衆家紀傳倍於經典。依擬七略詩賦專立之例。別史於經。爲經典紀傳錄二。兵書少。不足別錄。附於子

末。爲子兵錄一。變王志文翰爲文集。合劉略數術方伎爲術伎。共五錄。爲內篇。序佛法仙道二錄。爲外篇。雖非漢舊。然術伎之目。實從漢志。記傳之分。亦師劉意。未失步趨。漢志之義也。

章實齋稱其箸錄部次。辨章流別。不徒爲甲乙紀數之需。隋一天下。集書八萬餘卷。因齊梁官目。離爲四部。別撰道佛經目錄。

宋王儉初撰目錄。別撰七志。齊王亮謝朓又造四部書目。是王志不行也。阮孝緒七錄自序。稱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諸家。更爲新錄。阮本處士。隋志稱梁文德殿有五部目錄。知當時官目。卽任昉殷鈞之四部目錄。外敘術數。是其所異。阮錄但私家著述。不行於官。

唐人撰隋書經籍志。沒其甲乙之名。題爲經史子集。至清不改。書裘旣繁。部居多。外故章氏又曰。家法不明。著作日下。部次不精。學術日散。誠哉其非細也。然四部之不能反於七略。章氏亦言之矣。華夏學術。統於六藝。七略所列。詩賦屬詩。兵書屬禮。數術皆明堂之職。方伎皆王官之守。與諸子九流同爲六經支裔。然詩賦之於詩。與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之於春秋。一也。一以多分。一以寡合。則後世據例分史。亦固其所。至兵書術數方伎三略。不合於諸子。章氏謂有立言明道守法傳藝之殊。然農家之言。往往言藝。

神農二十篇。原注。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野老十七篇。注。應劭曰。年老居四野。相民耕種。汜勝之十八篇。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此皆言藝者。蓋農非可虛言。他書傳藝者。猶不少。補注所

輯略可見矣。

亦入諸子。則兵書以下三略之分。或以校自他人部。較繁之故。後世之書。獨多文史子兵伎術。繼起絕。越體本同根。臭非異器。彼可以多而分。此可以寡而合。則總之諸子。誼未有乖。但當審其敘次。毋使老雜。綱合目分。家法部次。未嘗泯滅。故華夏藝文四部。非泛也。夫書以載學。學必究原。子部之所以可合者。以其同祖六藝也。神仙雖怪實。出道家。

漢志言神仙。隋志言道經一也。隋志言道書去健美處。冲虛。漢志論道家之弊。曰獨任清虛。此神仙出於道家之證。更觀其天仙衆名。最習見之字。曰元。曰始。曰真。曰一。曰清。曰太上。以及長生元妙諸詞。皆出老子書。而太上老君之名。及神人李譜。謂是老君玄孫之說。直比附老子姓字矣。蓋道家祖老子。老子爲周柱下史。故漢志言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於以知人不勝天。因以虛無因循爲教。又以彰往察來而演爲預知無爲乘化而流爲長生參貳五行雜糅陰陽怪誕。其辭聳人聽視。始於秦盛於漢。變本加厲。故造天地初開四十一億萬載諸誕語。以勝儒家所祖述。七略入方伎。今并入子。宜附道末。不得以流派似釋。強與比次。

東漢而還。佛說西漸。降及晉梁。譯作蠡起。其於漢學。乃華岱分峯。江河殊域。王屏志外。阮錄外篇。隋撰別錄。志附部尾。視與仙道同科。均屬美猶。有憾欲別。異正乃成。忘祖唐志。並附仙釋於道。於仙固是。於釋則

非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乃於子部特立釋道二類。於道則孫祖奪倫。於釋則菽麥無辨。一舉兩乖。其失彌甚。且僅采中州箸述。舍本取枝。其書雖存於學。何補。明代海通。歐學東被。諸所譯著。與六藝佛學均風馬牛不相及。明志錄佛藏於釋家。又列泰西譯書於諸子各類。清四庫書從而廣之。於是一國三公部居家法均無足言。矧咸同而降。西學日盛。波及國政。被諸學校。科學之書。方興未艾。重仍明轍。將令宗周遺裔降爲異姓。附庸紊國故之緒。泯彼學之原。離之兩美。合之兩傷。斯之謂乎。夫史志藝文。將以著一代學術之盛衰。傳授之同異。非審其原委。無以收繼往開來之功。故其原同者。流雖異而必合。其原異者。流雖似而必分。苟昧斯旨。則今日政法之書。百倍曩昔。并列法家。是申商之學。大行於今矣。水不遵道。則決學無系統。則蕪此弊之最易見者。欲正其末。須自本始。今者海陸交通。世界學術。彼此流轉。學本大公。來者無拒。然溯其初。則中國印度希臘三派。各戴聖哲。各守家法。區域隔絕。流別迥殊。不得以今日之薈萃一堂。遂就其興替之殊。末流之似。守舊時陳錄。苟爲比次。降附蹈削。趾適履之誚。或苟增部目。涉祖孫異姓之嫌。當以藝文部署。擴大封域。依據本原。析爲國學。印度學。希臘學。三綱集爲一志。以張王阮之羅別。爲三綱。以理宋明之亂。其部目則國學仍依四部舊錄。分出釋氏泰西諸譯著。列其中者。純爲六藝支裔。詳其指要。以判部居。勿惑其名。誤爲比類。

隋志以竹譜錢譜入史部。是惑於譜之名也。四庫以官箴入史部。異魚圖贊入子部。是惑於官與圖。

之名也。

更無牽於多寡分合之迹。書衆者雖同列一家不嫌多。書寡者雖特立一家不嫌少。

漢志分詩賦於詩。正也。合史於春秋。權也。唐志以鬼谷子闕子二書特立縱橫家。宋志以墨子一書特立墨家。此爲正軌。明志誤以爲備數。并名法縱橫墨於雜家。不爲典則。

其訓詁釋詞之作。與傳記同爲明經之書。釋史釋子論史論文之書。皆同此意。肢體輻輳。主從必聯。四庫列傳於史。必須矯正。藝林類編爲文材淵藪。雖輯自子史。於學無涉。入之文部。亦無疑誼。國學既同祖。六藝上而爲道。其原因。一下而爲學。其流則分由合而分。本學術之自然。非此不能。各造其極。故彙精則可。雜言則非。叢書之以彙刊成者。既各分列。本可不存其名。苟爲保守。載籍之計。則如張氏書目答問。例別立叢書一門。附於四部之後。其一家之書。兼羅衆學。而篇卷各別。可分列者。亦依此例。不可分者。乃入雜家。此國學分部之大要也。其他二綱。既學非自我。則必守名從主人之例。科目門類。悉循彼說。凡著以倉文者。不論其書之爲譯爲箸。作者之爲國人爲外人。咸依彼淵原。分析比絃。夫如是。則書無美不包。學無細不明。王阮隋唐明清諸失舉一掃空之世。有章氏庶無譏焉。

全國學校應用 最新出版的教科書

中華書局出版的教科書，教育界早有定評，愈後出版的教科書，愈有進步，教育界也早有定論。諸君採用教科書，要新的呢？還是要舊的呢？

現行教科書最新出版的

新教育教科書

國民學校用
高等小學用

國民學校全用語體，高小言文互用。語體文都是純粹的國語，不夾方言。注重新教材，有平民的生活的進步的精神。教案詳略得宜，多采新的方法。

新式教科書

國民學校用
高等小學用

各科都用淺顯的文言，是文體教科全國最後出版的。國文教科書附有白話，教育部批有「他日改用國語可為先導」。實在是過渡時代最好的教科書。教授書用教案體，詳細明白。

新制教本

中學校師範學校
實業學校均適用

各科完全，全國用的中等教科書，這一套是最後出版的。教材新，說理明白，程度適宜。修身國文英文算學歷史地理博物理化教育農商業等科目無不完備。

漢官議史

柳詒徵

吾國自古卽有議官。

漢書藝文志雜家者流出於議官

管子所謂嘖室之議也。

管子桓公問篇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嘖室之議

然其制不可詳考。秦時博士、儒生、恆與政議。

漢書郊祀志始皇卽帝位三年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於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

生 叔孫通傳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成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二世怒作色通云云始皇黜儒生而二世

猶召博士等議事是秦以博士議事之制未改

至漢則國之政事無一不付之公議。宋徐天麟西漢會要備列其目。

議立君 議儲嗣 議宗廟 議郊祀 議典禮 議封建 議功賞 議民政 議法制 議同姓 議大臣 議邊事 雜議

政治公開當無過於炎漢矣。漢代議事之人初惟宗室王侯將相。

漢書高帝紀十二年詔諸侯王議可立爲燕王者 高后紀二年詔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丞相陳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

續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

後加以二千石。

文帝紀羣臣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

足下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琅邪王列侯吏二千石議陰安侯高帝兄伯妻龔讓侯母丘嫂也頃王后高帝兄仲妻也立帝事關家故故請此二人與議後無此例然婦人與議大政亦可謂女子為議員之先例矣

及博士

文帝紀後元年勸農詔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

大夫議郎。

韋玄成傳永光四年議罷郡國廟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是等與議之人可區為左之數類。

- 1 諸侯王
- 2 宗室
- 3 丞相 大司徒
- 4 太尉 大司馬 大將軍 將軍
- 5 御史大夫

6 中二千石 百官表自太常至執金吾皆中二千石

7 二千石 百官表自太子太傅至府秩風皆秩二千石

8 諸大夫

9 博士

10 議郎

自一至七皆執行行政務者也。宗室列侯或不與執行之事其與議必與之有關係之事自八至十則專發言論者也。以執行者之經驗參言論者之理想而事無不舉。此各國設立兩院之原則也。外此復有不在職而備顧問者。

查仲舒傳仲舒在蒙朝廷知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驗

趙充國傳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有以專家之學而特令會議者。

郊祀志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議

律歷志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皇射姓等議造漢歷

有待詔金馬門而得建議者。

賈捐之傳待詔金馬門初元元年殊崖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

則漢廷之重學術經驗且人人皆得言論自由益可見矣。
通例會議常自將相逮六百石其人數當孔多。

百官表博士多至數十人 大夫掌論議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 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

千人即此三項多則千人少亦必一二百人

然漢史所載人數最多者止百四十七人。

韋玄成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毀皇考廟

意者議郎大夫無定員。即最多時亦未必人人與議。歟。議政之地多在未央宮。

霍光傳光召丞相御史將相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

未央宮有中朝外朝。

成帝紀建始元年未央宮殿中朝者坐注晉灼曰內朝臣之朝坐也服虔曰公卿以下朝會坐也

劉輔傳上書繫獄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助師丹大中大夫谷永俱上書云云注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

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

外朝或曰庭中。

霍光傳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

夏侯勝傳於是羣臣大議廷中

或曰司徒府有外朝。

周官曩人鄭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奮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歟按周制有三朝漢僅有中朝外朝此司徒府中朝會之殿當是丞相府與百官會議之所蓋朝廷大議

有時在未央宮外朝廷中有時不書所在
地者則必有集會之所不可任在各署也

觀西都賦知會議常在庭中。

班固西都賦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

其在温室

京房傳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

及東朝者殆非常例。

灌夫傳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

會議得連日。

龔勝傳日暮議者罷明日復會

辯論得往復。

韓安國傳馬邑豪彊言匈奴可誘以利致之上召問公卿大行王恢對曰擊之便 御史大夫安國曰勿擊便 恢曰不然擊之便

安國曰不然勿擊便 恢曰不然擊之便 安國曰不然勿擊便 恢曰不然云云上曰善通從恢議
口語外兼具書

論勝傳勝獨書議

亦有代為議案者此漢代官議之樞略也

賈誼傳誼為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言所出

終漢世皆官議無民議惟昭帝始元六年議罷鹽鐵權酤為官民合議

昭帝紀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權酤

官吏之列席者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屬官丞相史御史

見鹽鐵論 按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御史大夫領侍御史員十五人

人民之與議者為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

鹽鐵論始汝南朱子伯為子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

按漢時郡國一百有三僅舉六十餘人平

均不過二
郡一人

其中最著者有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

鹽鐵論中山劉子雍推書主禮橋當世反諸正彬彬然鴻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激議公卿介然而不撓可謂不畏

強悍矣

實。距。今。二。千。〇。二。年。前。中。國。之。民。選。議。員。也。

據時賢良選舉之法不可知。據公孫弘傳元光五年復徵賢良國人固推弘之文推之其所選必皆出於真正民意非由金錢賄買可知。

當時會議之地當仍在未央庭中。

據鹽鐵論咸聚闕庭之文

其會議日期不可知。然往復辯論至百數十次。殆必累旬月方罷。綜其大旨。官尚法。民尚德。官尚利。民尚義。官尚勢。民尚理。官重教。時民重法。古官重進。取民重保守。官重興業。民重務本。官主集權。民主均富。官主教弊。民主正俗。官主國防。民主內治。官主拓殖。民主文化。官主實行。民主理論。卒致官吏理絀詞窮。不得不從全國之民意而罷權。嗚呼。此吾國人民代表以正式選舉正式會議發表民意。戰勝官吏之一大紀念也。

綜觀漢代會議之事迹。任人而不任法。議者無定員。會者無定期。隨事召集。不立權限。裁可之柄。一在人主。其與今世法治國國會之性質大相逕庭矣。然正惟其不拘於法。故重精神。不重形式。正言議論。乃得自由發達。無所撓屈。約舉其善。蓋有數端。一曰寡不屈於衆。糾衆集議。取決多數。是計數。非衡理也。衆同

者未必是獨見者未必非投票舉臂漫然扶同厥弊與逞臆專斷者鈞漢廷會議雖亦有取決多數者。

郊祀志元帝時韋玄成議罷郡國廟 成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請與羣臣議定 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宜如

故 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宜如禮便 衡譚奏議曰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

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 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徒

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

然王舜劉歆以二人敵五十三人之議卒從舜歆。

韋玄成傳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以爲武帝廟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制曰太僕舜中壘校

尉歆議可

是少數勝多數也。君主時代官吏議案決之君主猶之今日會議通例兩黨數等決之議長也惟今日兩數相懸則議長不能加入少數以行其議假定五十與四十之比四十人所見實遠過於五十人然議長雖明知此四十人之議爲當不得不曲從五十人之議是固防議長之專制然多數制少數不特違理且

足誤事此拘於法之害也惟少數可勝多數故議者得各據己見有時且單獨置議而同議者不敢隱而不上。

龔勝傳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 勝獨書議云云 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

据今奏當上宜何從後卒兩議並上

甚至有舉朝皆以爲是竟以一人之言而罷其議者。

匈奴傳竟寧間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吏卒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對奏詔勿議罷

邊事

謀國若此。則以羣盲蔽離朱之弊鮮矣。一日下。不屈於上。今人動疑君主時代階級森嚴。不獨臣民不敢侮君主。卽小官亦不敢犯大吏。此等見地。皆由於不讀史冊。苟一瀏覽。卽知其不盡然。漢之議事。固亦有拙於貴勢者。

資鑿傳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

然以其時之風氣尙亢直。而差勢利。故議事者多本良心之主張。不屑媵阿詔附。

元朱禮漢唐事。箋朱博得罪議其獄者五十八人。而諫大夫龔勝等敢於異將軍二千石之議也。王嘉得罪議其獄者六十人。而少府猛等敢於抗驃騎將軍御史之議。不緘默以因人。不雷同以附勢。不合黨以濟姦。不託公以行私。

以公孫弘之姦詐怙勢。而議者時時拙之。

吾邱壽王傳公孫弘奏言禁民挾弓弩。吾邱壽王對曰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拙服焉。

主父偃傳偃盛言朔方地肥饒。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云云。朱買臣難拙。弘遂置朔方。

夏侯勝之議武帝廟樂。至公言詔書不可用。

夏侯勝傳詔議武帝廟樂。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少府勝獨曰武帝亡德澤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勝曰

詔書不可用也……議已出口雖死不悔。

此何等精神。視後世國會議員拘牽黨議。不敢一背黨魁之命令。或承望行政官資本家及新聞記者之意。旨明知其非義而不能不放棄良心之主張。以徇其議者。何如乎。即夏侯勝以此獲罪而復用之後。仍屬其通正言。毋懲前事。

夏侯勝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

是漢代雖似專制。而言論之自由。乃大過於號為共和之時代矣。一日外不。屈於內。外交軍事。非當局不能識其利害。局外之人。妄持長短。時機一舛。輒貽後患。漢之外交。既取公開主義。

西域傳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

其軍中亦以議郎隨行。遇事諮問。

衛青傳蘇建盡亡其軍。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

而將帥主張。能不爲議者所束縛。

趙充國傳充國上屯田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後將

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於是邊臣乃得暢言其意。

趙充國傳。印使客諫充國。即利與病。又何足爭。……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

此在抗讓者固可嘉。而主議者不膠成見爲尤難矣。一日民不屈於官。漢之外官多採民意。

曹參傳參相齊盡召長老諸老。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未知所定。使人厚幣請蓋公。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韓延壽傳爲東郡太守。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

三老。嗇夫。得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

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此即地方議會也。

有時且可直接上書言事。

武五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云云。書奏天子咸寤。

其時之民意固極有力矣。鹽鐵論載賢良文學駁斥御史丞相之語。不可殫述。如

國病篇。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

散不足篇。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

救匱篇。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恥。爲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頓大第。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爲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語語使嗜利怙權者奪氣。官吏雖極口詆之。

相制篇大夫曰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

國病篇大夫曰嘻諸生闕其無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

有似後世議院之相儻者然而卒罷郡國權酷關內鐵官。

鹽鐵取下篇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爲不便請且罷郡國權酷關內鐵官奏可。

至宣帝時事隔多年桓寬追論其事猶斥大夫丞相及兩府之士民氣之昌於此極矣。

自議罷鹽鐵後遂不復有召集人民會議之事。東漢之世雖亦時集朝官議典禮政事然自光武已以作室道謀爲譏。

後漢書曹褒傳褒請定漢禮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云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議禮之家名爲聚訟。

西漢公議之精神於是日積矣。吾反復漢書深歎漢人之純樸爲不可及。一朝二百數十年大小會議無慮千百計其以武力刼制議事者惟霍光廢昌邑王一事。

霍光傳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但

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

大將軍令

卽光以此得悸病。

田延年傳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明非光之夙謀矣其他議事以惡聲相加者自龔勝對公孫勝夏侯常外無聞焉。

龔勝傳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

去是時之變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

卽鹽鐵論所言有溢出於議題之外且涉及議者之身分不合於平心和衷之旨然桑弘羊据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獨不知斥鹽鐵權酷所入若干萬買收賢良文學之佼佼者而賢良文學如唐生萬生劉子祝生之倫一致反對桑之政策無一爲之調停和解以市於桑者僅僅丞相史以屬官之資格微言解紛。

國病篇丞相史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

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閻爭鹽鐵亦非爲己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

也。今辯訟愕愕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是何古人之拙歟嗚呼此吾國議會高尚純潔之歷史也。

習字的捷徑

碑帖墨蹟

分類習字帖

分類習字帖係輯宋元明精拓諸名家法帖刪其剝蝕重複之字分類排比由簡而繁初學易於臨摹

- 宋拓夫子廟堂碑分類習字帖 一册 一角半
- 宋拓九成宮分類習字帖 一册 一角半
- 宋拓多寶塔分類習字帖 一册 一角半
- 宋拓玄秘塔分類習字帖 一册 一角半
- 宋拓大雁塔仙壇記分類習字帖 一册 二角
- 明拓精聖教序分類習字帖 一册 一角半
- 殘斷本皇甫君碑分類習字帖 一册 一角半
- 舊拓道敎碑分類習字帖 一册 二角
- 舊拓蘇東坡司馬溫公碑分類習字帖 一册 二角

金屬版印 名人真蹟

- 趙文敏妙嚴寺記楷書真蹟 一册 五角
- 文待詔滕王閣序真蹟 一册 二角
- 祝枝山赤壁賦真蹟 一册 三角半
- 孫雪居行楷真蹟 一册 二角半
- 王虛舟隸書千字文真蹟 一册 三角半
- 王虛舟隸書表真蹟 一册 六角
- 翁覃溪邱表表真蹟 一册 二角
- 翁覃溪杏林雅集國記真蹟 一册 二角
- 劉石菴行楷四種真蹟 一册 四角半
- 梁山舟祭弟文真蹟 一册 三角半
- 王夢樓顏氏壽序真蹟 一册 一元
- 錢南園正氣歌真蹟 一册 六角
- 陳曼生許大夫誌真蹟 一册 三角
- 五惕甫曹墨琴夫婦真蹟 一册 三角
- 包慎伯論書詩真蹟 一册 二角半
- 高爽泉楷書兩種真蹟 一册 三角半
- 戴文節百字箴真蹟 一册 二角半
- 戴文節行楷三種真蹟 一册 三角
- 吳清卿臨鐘器款識真蹟 一册 六角半
- 楊濂叟篆書詩經真蹟 一册 五角
- 趙搗叔篆書漢魏歌真蹟 一册 二角半
- 趙搗叔書南唐四百五十六字真蹟 一册 三角半
- 翁松禪尺牘真蹟 十二册 六元
- 漢園令趙君碑 片子四元 補軸加一元八角
- 珂羅版印全碑 四册 十元
- 唐拓順陵碑孤本金屬版印全碑 四册 四元
- 金屬版印集字 一册 二元二角

精印 舊拓本

- 宋拓顏真卿多寶塔 一册 三角
- 唐拓蘇真卿李元曉碑 一册 一元
- 精拓柳公權玄秘塔 一册 三角半
- 唐拓敦煌柳公權金剛經 一册 四角
- 精拓歐陽詢九成宮 一册 二角
-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 一册 二角

老子舊說

鍾 歌

序

老子清靜玄虛變化無際識宇宙之原始闡道德之淵源宣尼稱其猶龍莊生謂之真人聖哲所論千古不易其著書五千言凡帝王經世之術士庶修身之方剛柔強弱之端消長存亡之理靡不畢載洵爲百家之冠冕萬世之宗匠也自周迄漢其學不衰傳授源流斑然可稽見史記樂毅傳爲之注者前有鄰氏傅氏後有徐氏劉向訓釋經義各自名家見漢書藝文志惜其書已亡末由考見今所行者惟河上公王輔嗣之注而已然河上依託非真王注瑕瑜參半是以老氏之言幾乎灰滅道德之旨闕然不章余嘗考魏晉以前道學昌明其微言奧旨多散見於諸子若韓非之解老喻老淮南之原道道應均能闡其微妙發其幽蘊他如莊列之書文呂之著問有論述亦多精確苟能取彼訓言弘茲大道庶可得玄珠於淵水拔堅金於散沙用是不揆樛昧稽集其說疎陋之病知所不免庶有達者董而理之

凡例

- 一凡言老子本事及學術大要集爲一卷名曰綱領。
- 一凡引釋老子文義者皆依次探輯附於經文之下茲從本書分上下二篇。

一所引諸書至魏而止。輔嗣以後悉不取錄。

一引書先後皆以時序爲次。惟關尹子、文子、列子、鶡冠子等書係後人僞作均非原著。故錄於他書後。

綱領

莊子天下篇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餘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之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之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紉儒學。儒學亦紉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又贊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

史記樂毅傳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

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史記太史公自序引父談論六家要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窳窳。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黑白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

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邊孝先老子銘曰。老子姓李。字伯陽。楚相縣人也。春秋之後。周分爲二。稱東西君。晉六卿專征。與齊楚並僭號爲王。以大并小。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在。在賴鄉之東。隨水處其陽。其土地鬱塢高敞。宜生有德君子焉。老子爲周守藏室史。當幽王時。三川實震。以夏殷之季。陰陽之事。鑒喻時王。孔子以周靈王二十

年生。到景王十年。年二十有七。學禮於老聃。計其年紀。聃時已二百餘歲。聃然老旄之貌也。孔子卒後百二十九年。或謂周太史儋爲老子。莫知其所終。其二篇之書。稱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不自生也。厥初生民。遺體相續。其死生之義可知也。或有谷神不死。是謂玄牝之言。由是世之好道者。觸類而長之。以老子離合於混沌之氣。與三光相終始。觀天作讖。缺降升_斗星。隨日九變。與時消息。規渠三光。四靈在旁。存想丹田。大一紫房。道成身化。蟬蛻渡世。自羲農以來。缺爲聖者作師。班固以老子絕聖棄知。禮爲亂首。與仲尼道違。述漢書古今人表。檢以法度。抑而下之。老子缺與楚子而同科。材不及孫卿孟軻。二者之論殊矣。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延熹八年八月甲子。皇上尙德弘道。含宏光大。存神養性。意在凌雲。是以潛心黃軒。同符高宗。夢見老子。尊而祀之。於是陳相邊典國之禮。材薄思淺。不能測度。至人辨是與非。按諸書籍。以爲老子生於周之末世。玄虛守靜。樂無名。守不德。危高官。安下位。遺孔子以仁言。辟世而隱居。變易姓名。惟恐見知。夫日以幽明爲節。月以虧盈自成。損益盛衰之原。倚伏禍福之門。人道惡盈而好謙。蓋老子勞不定國。功不加民。所以見隆崇於今。爲時人所享祀。乃昔日逃祿處微。損之又損之。之餘。胙也。顯虛無之清家。云先天地而生。乃修真養壽。獲五福之所致也。敢演而銘之。其辭曰。于惟缺德。抱虛守清。樂居下位。祿勢勿營。爲繩能直。屈之可榮。三川之對。舒憤散逞。陰不填陽。孰與滯并。見機而作。需郊出坳。肥遁之吉。避世隱聲。見迫遺言。道德之經。譏時微喻。尋顯推冥。守一不遺。爲天下正。取厚不薄。居時舍榮。稽式。

爲重金玉。是輕絕嗜。去欲還歸於嬰。皓然歷載。莫知其情。頗違法言。先民之程。要以無爲。大缺用成。進退無恒。錯綜其貞。以知爲愚。沖而不盈。大人之度。非凡所訂。九等之叙。何足纍名。同光日月。合之缺星。出入丹廬。上下黃庭。背棄流俗。舍景藏形。苞元神化。吸呼至精。世不能原。叩其永生。天人秩祭。以昭厥靈。羨彼延期。勒石是旌。見錄釋三

阮嗣宗老子贊曰。陰陽不測。變化無倫。飄飄太虛。歸虛反真。見一御又通論曰。聖人明於天人之理。達於自然之分。通乎治化之體。審乎大慎之訓。故君臣垂拱。完大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見一御又曰。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謂之大極。春秋謂之元老。老子謂之道。見一御又曰。三皇依道。五帝伏德。三王施仁。五霸行義。強國任智。蓋優劣之異。厚薄之降也。見一御

近今西洋史學之發展

徐則陵

西洋史學至十九世紀而入批評時代。史家乃揭櫫真確二概念以爲標鵠。搜羅典籍古物以爲資料。其方法則始於分析。成於綜合。鑒別惟恐其不精。校讐惟恐其不密。辨紀錄之創襲。審作家之誠僞。不苟同。無我執。『根據之學』(documentary乃science)自有其不朽之精神。本此精神以號召史學界者。自德之朗開氏(Banke 1795—1886)始。史學之根據並世原著(Contemporary Source)內證旁勘等原則。皆自氏所創。自氏以還。西洋史學家始有批評精神。與考證方法。史學乃有發展之可言。本篇所述限於近百年來史學界之發現。及德英美法四國學者之貢獻。其史觀之派別則從略。

近百年來社會科學勃興。與史學相關最切者卽後進之人種學。歷史不獨取材於是。本人種學家研究所得解釋史象者。亦不乏其人。自一八四八在直布羅陀發現尼項奪托(Neanderthal)人種顱骨。至一九一四年在德國發現克羅芒甯(Cromagnon)人種軀骨。中間陸續發現原人骸骨者十五次。證據確鑿。足見文字興起以前。人類有甚長之歷史。五十年前以六千餘年前爲遠古史者。今乃知人類史之長且百倍於是而有餘。近來歐洲所發現之石器、湖上村落、洞中壁畫、食餘蚌殼、祀神石柱。史家因得窺見原人生活之一斑。而再造過去。此人種學之有造於史學者也。然史學亦有蒙其害者在焉。

史學家濫用人種學家研究所得之種族差別。張大其詞。揚自己民族而抑其他民族。其流弊乃至於長民族驕矜之氣。自視爲天縱之資。負促進文化之大任。引起國際間猜忌。而下戰禍之種子。如過平羅 (Count Gobineau) 之著人種不齊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一書。張白倫 (H.S. Chamberlain) 之著十九世紀之基礎 (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一書。皆史學中之種族狂派也。其徒力言歐洲各種中以洛笛種 (Nordic race) 爲最優。宜執世界人種之牛耳而管轄之。見解褊狹。遺禍無窮。史學家從人種學上所得者祇原人生活之片而觀。而不善用人種學之發現。乃造成民族謬見。史學界誠得不償失也。雖然種族關係本足以解釋文化進退之故。審慎如麥克陀格 (William McDougall) 者。庶乎可免流弊歟。

史學自身近今之重要發展。大率與古文字學有關。埃及神書 (Hieroglyphics) 巴比倫之楔形書 (Cuneiform Writings) 最近發現之赫泰書 (Hittite Hieroglyphs) 皆古代文化之秘鑰。得之卽窺見其奧窔。向玻靈 (Champollion) 借徑於希臘文而識羅色他 (Rosetta Stone) 石刻。而埃及學 (Egyptology) 門徑始開。至柏爾噶 (Burgsch) 能讀埃及草書而埃及學乃自成一種學問。精於此者始克研究埃及史。馬斯披露 (Maspero) 發現西蒲斯 (Thebes) 之石陵。而埃及之宗教思想美術等始大露於世。裴德黎 (Flinders Petrie) 發現埃及王室。與其強鄰奄錫王室之通牒。而埃及史更多一章。錫加過大學教授白拉斯泰於埃

及人之宗教思想發現尤多。一八九五以前世之言埃及史者大率自第四代起。然今日之白拉斯泰言埃及史者能推而上之至於石器時代。此皆近年掘發之效果也。以麻更氏 De Morgan 之貢獻爲尤著。自英人勞芬蓀 (Rawlinson) 能讀楔形文字而巴比倫史始得下手研究。一八三八年勞氏初譯裴赫頓 (Behistun) 石刻文後研究廿年。巴比倫文字上障礙始盡去。一八七七沙爾善克 (De Sarzec) 在巴比倫平原之南部泰羅 (Tello) 附近之土墩內發現非先密的民族之文字。研究之餘始知先密的民族未侵入巴比倫平原 Bayownia 之前。有蘇墨人 (Sumerians) 據其地。其文化影響於巴比倫者甚大。同時有美國掘發隊在巴比倫平原北部之聶泊 (Nipper) 發現軛書以萬計。巴比倫史料益多。歐戰前德人發掘巴比倫 (Babylon) 城。戰事起遂中輟。巴比倫發現之最具有價值者。莫如一九〇一年法人戴馬更在蘇沙 (Susa) 所得之解謨納不法典碑 (Code of Hammurabi) 是爲成文法之最古而今尙保存者。史家由此得知當時種種社會問題及制法之意義。奄錫城址內亦有所發現。得種種史料。於是知四千年前兩河流域之文化已粲然可觀。而猶太人宗教思想之受其影響者正復不淺也。

近二十年來小亞細亞兩河間地北部陸續發現赫泰人石刻及其他遺跡。十年前大英博物院掘發隊在加慳密此 (Carchemish) 略有所得。憐克勒 (Winkler) 在波加斯居 (Boghaz Keue) 發現藏書館一所。中有軛書二萬板。現存君士但丁陳列室。尙無人能讀。一九一五奧國學者郝更黎氏 Horgny 宣言云。

赫泰語言非印度歐羅巴語。前此研究赫泰文字者。苦於拓本惡劣及方法不合。俱無結果。惟舍思氏（Sayce）研究四十餘年。畧窺門徑。繼舍氏而起者有高留氏（H. E. Cowley）一九一八年在牛津大學講赫泰學。據云其文字之意義可辨者已有百餘字。沉沉長夜。微露曙影。異日有人能讀其書者。定能彌補古代史乘之缺陷也。

以發現城垣宮殿等古物而揭破希臘古代史之黑幕者。則有英人愛芬斯（Evans）。在克黎脫（Crete）島上拉沙 Knossos 地方之發現。掘地五年。發現宮殿一所。壁刻精絕。當時女子之服飾。即置諸今日巴黎社會上亦無遜色。云金器之雕刻亦精美絕倫。克黎脫文化上承埃及。下啓希臘。其文字雖無識者。然從古物上考察。其文化程度甚高。腓尼辛字母即出於是。西利芒（Schliemann）之發現梅西尼（Mycenae）文化。亦於希臘古代史有所發明。然梭倫（Solon）前之希臘史。仍少鐵證。以真偽莫辨之何墨史詩。尙據以爲史材。則事實之缺乏。可想見矣。

近人之研究羅馬史者。以芒森（Monson）所造爲最深。初著該撒前之羅馬史。名震全歐。後復專心研究法律幣制等。其拉丁原著史鈔之纂。體大思精。蓋其畢生精力所萃。晚年著羅馬刑法考。羅馬法典論。亦研精覃思之作。德有芒森而史學自成一派。後起研究羅馬史者。莫不受氏之影響。費雷羅（Ferrero）著羅馬興亡史（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Rome）以經濟與心理的原因解釋民國之亡。聳動當世。嗣

後研究羅馬史者。如甘米葉(Camille)哈佛費(Haverfield)等。皆有所發明。惟因資料缺乏。民國初年史終無敢問津者。芬留(Frank)羅馬經濟史(Economic History of Rome)(一九二〇出版)蓋最近羅馬民國初年史之重要貢獻也。近來羅掘羅馬古物者。以德人及意大利人爲最勤。夏登(Torfan)羅馬形勢之研究。蟠尼(Boni)議政廳及白拉丁河畔之發現。效果至大。米爾(Meier)在彭坡所得。尤可驚喜。考古有獲。而曩之羅馬雕刻純係抄襲之謬見。今已祛除。茲事雖小。然尙確之精神則可取也。

中古史自其大體言之。可簡稱曰教會史。則教會史在西洋史學界之重要可見矣。十九世紀中學者卽有著中古教會史者。一八八一教皇黎河十三世公開公牘保存處。而舊教教史始免資料難得之患。然公牘充棟。非有專門訓練者。不克任整理之責。非數十年整理。其資料亦不能供史家之用。舊教教會史事。尙在五里霧中。舊教教會之是非。遂不能論定。新教史重要處在宗教革新潮流。朗開氏之宗教革新史。足稱十九世紀之鉅著。最近作者施密氏 Smith 亦能夏夏獨造。氏著有宗教革新時代(The Age of the Reformation) 誠名著也。

學術無國家界限。有同情者得共求真理。謂之學術共作。此十九世紀特具之精神也。讀者從上文所述。可下一斷語曰。近今史學界亦有共作精神。學術固貴通力合作。然國家不可無分別貢獻。殊途同歸。各竭其力。學術乃進。此作者所以既述近今史學之概況。而復有歐美諸國近今史學演進之分論也。

十九世紀德之史學。有兩大變遷。朗開而後。德之史學界。力矯輕信苟且之弊。一以批評態度爲歸。嗜冷事實而惡熱感情。史學何幸而得此。孰知近四十年來。普魯士因人民愛國思想而統一。日耳曼。史學蒙其影響。頓失朗開派精神。而變爲鼓吹國家主義之文字。自成爲普魯士史學派。國家超乎萬物。爲國而亂真不顧也。視國家爲神聖。以愛國爲宗教。滅個己之位置。增團體之驕氣。其源蓋出於海格(Hegel)世界精神 (World Spirit) 爭覺悟求自由之史學哲學。及尼采之強權學說。

斯派之健將有三。曰卓哀孫(Droysen)曰錫被(Sybel)曰蔡志凱(Treitschke)。卓氏倡國權無上之說。錫氏著書以推崇普魯士王室。蔡氏鼓吹大日耳曼主義。著有十九世紀之德意志(Germany in the Nineteen Century)一書。共七大冊。包羅宏富。主旨在說明集中與離析兩種勢力之衝突。集中勢力普是也。離析勢力日耳曼諸邦是也。其書字裏行間。有刀劍相撞彈嘯炮吼之聲。使歷史作用在振作民氣。則三人誠大手筆。如其作用別有所在。則三人墮入史學魔道。不足爲法。蔡氏以一八九六作古。自是以還。德之史家漸脫普魯士派之火氣而復宗朗開氏。史學乃仍上正軌。如摩立氏 Moris 羅色氏(Rosser)史泰因(Stein)馬格氏(Marcks)之著作。皆斷裁謹嚴。考證詳明。不失爲史學界鉅擘。

英國史學界以研究制度別樹一幟。施泰布(Stubbs)自一八六六起。講學於牛津大學。著憲法史一卷。共二千頁。字不虛設。論必持平。有法學家精神。故不信史有哲學。合費黎門 Freeman 格林 Green 二人

而成牛津派。費氏之近世歐洲史學地理比較政治英國憲法史俱以歷史一貫爲主旨。惟其所謂一貫。指行爲而言。不及思想。格林氏之英吉利民族史(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People)(一八七四)以研究文化爲主旨。略於王侯將相之戰功政績而詳於平民生活。此史學上之民本主義也。

劍橋大學之有梅鐵蘭(Maitland)猶之牛津之有施泰布也。梅氏所著英格蘭法律史。以一八九五年出版。力主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法律出於日耳曼民族法。而以羅馬法影響英法之說爲無據。見前人所未見。其以法律習慣解釋國民性之處。尤爲別具會心。歷史眼光亦廣大。嘗云『人類所言所行所思皆史也。三者以思爲尤要。』以爲法律史卽思想史。思想者人類行爲之動力也。史之注重思想是爲劍橋派之特徵。

以史學論美利堅本後進。十九世紀初年。美國人始留意於高深學術。留學於舊大陸研究史學者。大率在柏林及賴布扯些(Leipzig)。美之著第一部國史者。曰彭克洛夫(Bancroft)。畢業於哈佛。後遊學德意志。心折普魯士派之歷史觀念。歸而著美國史。一八七四充柏林公使。朗開氏晤彭氏時。語之曰『學生以尊著見問。我告以尊著者。共和黨黨人目光中所謂最善之美國史也。』亦云善謔矣。美之史學界誠不免蒙大陸史學派之影響。然亦未嘗不略有貢獻。如馬漢(Mahan)之十七十八兩世紀之海權史(

Sea Power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 Centuries)在史學上創海軍史一門。以世界眼光論海軍

關係。馬氏蓋古今來第一人。也。白拉斯泰之於埃及史。勞賓生之歐洲史。皆能卓然自立。（勞之關西羅馬亡之說。道前人所未道。）勞佛 Lanfer 研究中國古代史著土偶考 Chinese Clay figures 玉器考 Chinese gade 植物西來考 China Franica 皆極有研究之作。美國人之注意遠東史。亦新起之趨勢也。

十九世紀思想界受浪漫主義之影響。法之史學界亦然。十九世紀上半期法之史家可稱為浪漫派。笛留 (Thierry) 謂過去未死。學者乃恍然於古今無鴻溝之間隔。又謂情感意志古今人無異。古人雖生千載以上。千載不過瞬息。想像中不知有過去。浪漫派長於敘事。其言人情處每能使讀者神與古會。不啻『重度過去』。然重情感乃忘事實。其流弊遂為附會臆造。如密錫留 (Michélet) 之著世界史。以歷史為人類奮鬥之記載。為爭自由之戲劇。可謂斷章取義矣。

格伊莎 (Guizot) 之法國文化史。繼福祿特爾 (Voltaire) 李爾 (Richi) 之見解。擴大歷史範圍。使後起史家知歷史非政記一門可了。舉凡人類一切活動皆屬於歷史。歷史家責任在尋繹其貫通之處耳。格氏著作主旨在表揚法蘭西民族之一貫精神。氏嘗謂史學有三事。搜輯史事。辨其真偽。發現其關係。一也。發現社會之組織與生活。求其公例。二也。表白個性史事。以實現其狀態。三也。其論史學雖未必盡然。然其著作可為史家模範。其整理史實也。一以理性為主。條理井然。苛求秩序。因而失實。則未免可惜。

耳。

十九世紀晚年。法之史學界尤形活動。第一流史學家有七人之多。其中拉佛斯(Lavisse)芒羅(Monod)爲最著。法之著名史學雜誌(Revue Historique)及史學社(Société Historique)皆芒氏所創。拉氏以謹嚴見稱。不以國家主義而曲護法蘭西也。法史學界對於世界史興趣尤厚。北非法屬安南等處俱設有史學社。史學社在王政時代祇十餘所。而今日則十倍於是。專以搜羅原著及掘發爲事。近年來法史學界活動之盛固起於學者研究態度。其得政府獎成之力者亦獨多。何謨奕(Hemolle)之掘發 Delpi 也。國會議決津貼十萬元。卽此一端。可見法政府之關心學術矣。總人在巴比倫之湖發亦得政府津貼惟英美史學界活動大率皆出於民間自說者謂德法政府注意史學有政治作用焉

綜而言之。百年來史學特徵之可舉者有二。曰任情。曰崇實。二者皆十九世紀兩大思潮之表現。蓋浪漫主義(Romanticism)與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影響及於史學之效果也。浪漫主義以想像感情本能解釋人生。輕將來而重過去。其見於史學者則有法蘭西史家之打破古今界限。從今人性情上領會古人。普魯士史家之愛國若狂。感情濃厚。實驗主義惟事實是務。無徵不信。其見於史學者則有朗開之倡考訂之學。與各國學者之羅掘古物。搜輯典籍(原著)史學性質與其他科學不同。其適用實驗主義也。亦有程度之差別。方法雖殊。然精神則一也。惟史學較易於流入浪漫主義。故今日直接方法之科學上。浪漫主義已失其勢力。而在史學界則尙間有墮入此道者。使史學家能引以爲戒。祛除情感。以事

實爲歸。則史學之有造於研究人事之學術。固未必多讓於其他社會科學也。

文

苑

文錄

白蓮花洞登黃龍寺記

邵祖平

自九江距北十五里爲蓮花洞。路初坦如馳道。漸前漸峻。遂爲廬山北麓。戊午七月癸丑日。味爽。挾從弟時雋行。曉日初上。密箐中漏光如鑊。俯視草露。則珠珠如泛。瓔珞然。向北遵小邨。落草舍中。婦乳其子。曉炊猶未告也。過十里鋪。謁周濂溪先生墓。蓋五里而至蓮花洞。飯罷。諸峯恍惚。蔚然白雲霧中出。筍輿呼至。告以欲去。此之黃龍寺。輿夫病。予等難其婪索。悉噪而他去。予亦以可步行。得逼視松石爲奇。遂行。初猶迂迴陰谷間。登石磴。始清峭。從弟爲誦李白廬山謠。清風微起。聲韻林木。時見兩旁山拔立數十丈。腰腹間皆大小松。松下雜花如杜鵑。擔夫呼之曰。遍山紅木。末見之。如挂赤幘。又若襲人之猿狖。皆丹其唇者。漸上。益清狂。巨石突出數丈。著苔大如錢。色蒼綠。澗水淙淙。墮鴈。赤冠而啼。深巖老嶂。壓眉而過。時有白雲。遠遠來。繞膝乃去。稍前一峯。尤嶄絕。有蹊。纔如畫線。仰瞻上行者。如聚蝸。俯窺所來人。皆鈍如蛙。如是四五里。或七八里。得一茶棚。聞課績聲。山上有賣酒人。下皆荷空瓶歸。與從弟言如此。促坐。恨不得飲也。旣到牯嶺。街市操作。雞犬之音。悉如城市。山氓賣菜把酒。保爲炙彘肉。皆極美。而門外時有少女。子低鬟而過。幾疑神山。今真得近。非風可引之去也。從弟勸予行。有風冷然而至。遂聞能仁寺鐘聲而去。

去而步行約熟斗米頃抵黃龍寺。

記黃龍寺雙寶樹

邵祖平

雙寶樹在黃龍寺前。高十三丈餘。圍可四人合抱。背岡而立者三千歲。柯葉鬱蔽天日。晴日時聞風雨聲。嗚呼奇矣。夫天台之松。礪礪蹙縮。輪囷不過數尺之內。豫章之材。萌蘖苞坼。枝葉辨於七年之外。天之篤生是材也。豈不難哉。方其盤拏聳鬱而上也。陰曠風雲斷。屈虬龍。魯殿靈光。不足爲其巋然也。蒼旻之鶴。不足爲神寒也。海波如山。不足爲其森森也。太行積雪。不足爲其精冽也。嗚呼。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此彭鏗。頭童齒豁。所以努力而救衰老。而赤松王喬。徒以入山而不返者歟。

嘲黃龍寺僧

邵祖平

黃龍廬山古寺也。寺僧二。貌皆苦愚。見人不解稱貧僧。而亦不願檀越作佈施。與語則驚如麋鹿。然負鋤自勤園圃。賣菜把常與人爭價。其有道者耶。其果木木而盡愚者耶。因呼而嘲之曰。僧稱浮圖。手持念珠。佛前合掌。香燒頂顛。如何汝。手清晨荷鋤。糞園取穢。斷瓜削葫。僧稱禪定。六時廉靜。蒲團趺坐。四大印證。如何汝。足赤脚奔競。泥踵登床。輒爲佛病。僧言薙度。童山比戶。芟夷斬伐。惟草是務。如何汝。頂叢茸。宿莽涕長一尺。赤髭如霧。僧稱淨口。啐經卯酉。舌粲蓮華。涅槃何有。如何汝。口是非叢。湊菜把送人。胡薄胡厚。僧稱法身。袈裟緼網。切雲俄冠。佩珞繽紛。如何汝。身飽飯生。噴危冠。蟻蝨。犢鼻有禪。僧不能答。當答三百。

燒爾蘭若。去汝竺國。僧拜稽首。位難大覺。凡山之人。曾莫予若。吾子再有言。臣請逐客。

記白鹿洞談虎

邵祖平

予自廬山黃龍來白鹿。蓋自山北而之山南也。山南有五老漢陽諸峯之勝。日常與從弟時雋盡探之。率以腰脚極疲爲度。夜則召諸父老相共談說。每遇松月流庭。竹露漸瀉。輒忽然不自知其丙夜也。諸父老能健談。談多稱虎。當其摹示抉噬之狀。聞者鮮不色變。退而記之。亦資談噱之類也。其一曰。虎之爲物。戾蟲也。夫人必自戾而後。虎爲之戾。故行多露而先朝。嗽者鮮不常。虎之蹊其死於虎無疑也。特如負販小賈之早出暮歸。則非固欲自戾而操業微賤不幸之可悲也。嚮者含鄱嶺擔米之夫。凡二人。味爽登躋。彼以受人善價而爲之齋朝饗。不幸而遇虎。今之過其處者。石上之血尙殷然。豈不可悲乎。其一曰。虎之噬人也。必先聽命於俚。俚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吾鄰有甲者。與乙嘗構怨。已而乙爲虎食。甲於是恆惴惴。一夕夢中哀呼乙名者累數十過。其母聞而悲之。因誡子不得外出。然異日者以要事必外出。旣締多侶。將行。母復尼之。然終果行。行數里。入亂山中。覺內急。甫就山陬遺之。忽大風擁樹葉飛沙石。虎猝至。竟銜甲去。衆人逐之。僅以尸歸而已。其一曰。虎者常難威不懼之人。而或者爲忠義所感奮者也。山有馮道士者。嘗負某甲錢。一日甲從索之。而道士須臾至某地。索其所責於人者以歸甲。甲遂同行。未幾遭虎於道。咋傷其頰。道士奮身救甲。以鬪虎。虎稍捨甲。然道士所持僅一雨蓋。獨竭力翕張以懼虎。而道士哭訴甲。

不、應、以、已、故、而、爲、虎、徇、至、於、流、涕、不、止、虎、若、感、而、舍、之、道、士、因、挈、甲、脫、身、過、東、林、寺、一、寺、之、人、皆、見、之、云、
其、一、曰、虎、者、山、人、呼、爲、山、貓、猶、呼、梟、如、樹、貓、夫、虎、而、欲、以、貓、畜、之、亦、明、虎、不、甚、傷、人、也、明、矣、牧、兒、之、或、非、
或、總、角、者、其、家、人、恐、童、子、之、懼、虎、而、不、職、其、牧、也、輒、爲、之、謾、語、以、輕、虎、寢、有、皮、曰、是、虎、皮、也、食、有、肉、曰、是、
虎、肉、也、要、之、特、以、明、虎、之、所、以、死、於、人、狀、他、日、童、子、或、遇、虎、視、若、無、物、驅、其、牛、羊、如、故、而、虎、亦、莫、之、忤、也、
山、中、有、居、茅、葺、者、夜、常、有、虎、蹲、其、門、時、掉、其、尾、叩、門、爲、戲、門、內、則、率、擊、諸、木、器、應、之、以、爲、樂、明、日、開、門、虎、
卽、欠、伸、而、去、矣、是、蓋、皇、古、之、初、人、虎、相、忘、者、歟、

名家小說 鈕康氏家傳 (The Newcomes)

英國沙克雷 W. M. Thackeray 著
涇陽 吳 苾 譯

譯序

英國十九世紀之大小說家。常以沙克雷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與迭更司 Charles Dickens 并稱。林琴南先生譯迭更司之書甚多。吾國人遂多知有迭更司而未嘗聞沙克雷之名。實則二人者。生同時。名亦相埒。所著書卷帙之多寡。亦復相等。而若論學問之淹博。文筆之雋雅。意境之高。工力之深到。則沙克雷且有一日之長。爲迭更司所莫及。顧吾國人竟無譯沙克雷之書者。寧非憾事哉。竊嘗比而論之。迭更司之書似水滸傳。而沙克雷之書則似石頭記。二人之短長得失。以及讀者輕重抑揚之處。悉可由此定之矣。迭更司多叙市井里巷卑鄙齷齪之事。痛快淋漓。若不勝其憤激者。沙克雷則專述豪門貴族奢侈淫蕩之情。隱微深曲。若不勝其感慨者。其於褒貶人物也。迭更司直而顯。揚善嫉惡。惟恐不及。其弊則書中之善人。幾同賢聖。而惡人皆如鬼蜮。刻畫過度。反而失真。且其人多性行一偏。言動怪僻。著者方詡其音容宛具。栩栩欲活。而讀者則疑其不近人情。殊類優孟粉墨衣冠。插科打諢而已。沙克雷則不然。用筆婉而深。似褒實貶。半譏若諷。描畫人物。但詳其聲色狀貌之流於外者。而於微處偶露其真性情。明眼讀者。自能領悟。而沙氏則不自著評語。

惡人必有才足以濟其姦。善者常有失以爲德之累。讀者但覺其入情入理。合乎世中實境。而沙克雷賞善懲惡之意。自己潛入人心。深固不拔。不必如迭更司之叫囂憤激。惟恐人之不喻其旨也。二氏之書。皆能感人極深。至於流涕。惟其作法不同。故世之論者。皆以迭更司屬於感情派。Sentimentalists之小說家。而以沙克雷爲寫實派。Realists之小說家。故迭更司與沙克雷。不惟才名相埒。抑且各爲一派小說家之登峯造極者。蓋若論究英國小說之沿革。則感情與寫實二派。實如黃河之與揚子江。源遠流長。并行直下。互有盛衰。而未嘗斷絕。夫英國之有小說。實始於千七百四十年。卽李查生 Samuel Richardson 之潘美拉 Pamela 一書出版之年也。前乎此者。雖已有 Bunyan 之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 及 Defoe 之魯濱孫飄流記。Swift 之海外軒渠錄（一譯紅柳娃）Gulliver's Travels 然。作小說之法術程式。尙未完備。故論英國小說史者。皆以潘美拉出版之年。託始云。李查生者。感情派小說之開端立極者也。潘美拉書出。而并世之人。有費爾丁 Henry Fielding 者。非之。乃於千七百四十二年。作 Joseph Andrews。以與之對抗。而糾正感情派之非。專主寫實。費爾丁遂爲寫實派之開端立極者。而二派由是並峙而傳。故百年以後。至迭更司。實暗襲李查生之衣鉢。而沙克雷則繼承費爾丁之遺緒。而分執十九世紀英國小說界之牛耳焉。論其身世。則李查生業印書。生長倫敦中流社會。所與往還。皆商賈。尤喜周旋婦女間。而費爾丁則出貴家。少游歐陸。

學於 Leyden 大學。習法律。歸任倫敦警廳長及審判廳推事。藉是周知人情僞詐。及娼優隸卒。污穢鬼蜮之事。讀書多。見聞廣。經歷又繁富。非李查生所及。其所著小說。有一日之長。宜也。迭更司出身微賤。少年時備嘗艱苦。塊肉餘生。述中之事。多係自敘。及名顯而後。始出倫敦而游他邦。沙克雷生於印度。稍長即歸英受學。又遊學德國。以繪畫爲職業。旋爲倫敦某報之編輯。該報專以文章及滑稽圖畫。評臆人物。諷譏世俗。沙克雷所與遊者。不特文士。且多貴胄紳商。其讀書之多。見聞之廣。經歷之繁博。遠非迭更司所及。其所著小說。有一日之長。亦正與費爾丁及李查生之關係同也。至論其文章。則李查生紆曲徐緩。冗沓繁複。費爾丁明白曉暢。犀利俊快。一爲陰柔派。一爲陽剛派。截然分判。高下自別。然迭更司與沙克雷則皆屬陰柔派。惟迭更司之文。時流於粗疏放縱。且聲調激越。以詩中抑揚頓挫之音律。施之散文。論者病之。沙克雷之文。沈着高華。修潔雅典。實遠勝之。此又後二子與前二子同而又不同之處也。英國古今小說大家。以此四子爲最重要。而吾國人僅知有其一。竊意費爾丁及沙克雷之書。尤宜急譯。今英國劍橋大學漢文主教 Herbert A. Giles 所著中國文學史一書。中論石頭記。謂其結構之佳。可媲美費爾丁。吾則以石頭記一書。異常宏大而精到。以小說之法。程衡之。西洋小說中。實罕見其匹。若必欲於英文小說中。求其最肖而差近者。則惟沙克雷之鈕康氏家傳 The Newcomes 一書。足以當之。故先譯之。以餉國人。至原文意趣之深。辭

筆之妙。非末學不文所能曲達。則譯者所深愧歎。而願以留待大雅者之修正者也。民國十年冬。吳宓謹識。

第一回 烏萃鱗集寓言諷世 滌腥蕩穢壯士叱奸

話說有一烏鴉。口啣乳酪。由牛乳房窗口飛出。直到樹上棲止。望着樹下池中一隻大蝦蟆。蝦蟆頭上堆起兩隻兇惡的眼睛。左顧右盼。這烏鴉見那蝦蟆四脚扁平。滿身灰泥。便忍不住哼哼冷笑。離開蝦蟆不遠。一隻肥牛。在地上吃草。又幾隻綿羊。亦在那場上。跳來跳去。慢慢的嚙着花草吃。按此書開場。實本於法人 La Fontaine (1621—1695) 所著寓言。The Fables 藉禽獸之性行。以喻人生之機械變詐。世路之險巖。及善惡利害得失相關之道。該書於一千六百六十四年至一千六百七十五年之間。分數次出版。共十二卷。為法國文學名著。然又脫胎於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 吾國近年通行之英文讀本。多選伊索寓言為材料。故吾國學生。皆當熟知其中之事實。又據晚近學者所考證。希臘之伊索寓言。乃由印度流傳至彼。故印度實為此等寓言產生之地。惟衆多習焉不察。數典忘祖耳。T. W. Rhys Davids 所譯編之 Buddhist Birth Stories 又名 Jataka Tales 其序中即略述印度寓言流傳西土之始末。至其詳則法國學生於校刊 La Fontaine 集時所作。草場那邊。遠遠的一隻狼。蒙着羊皮。斯文大擺的走來。這一般綿羊。不知那狼適纔已將其母殺却。食其肉而衣其皮。反將此兇仇。認作母親。跑上去迎接。維時。蝦蟆垂涎烏鴉口中的乳酪。一面又罵那大吃大嚼的肥牛。此猶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旨。各有目的。惟利是圖。烏鴉棲止的樹旁。籬笆之外。一狐緩緩潛身過來。說道。這一般綿羊真蠢。對那惡狼哀哀的亂叫。不知狼身上披着一張羊皮。前次將紅公雞的老祖宗。當作午飯。一口吞下。又拿紅公雞充晚飯吃。都是這個老狼幹的。俗語說得好。抽了樑。便要拔釘子。

意蓋謂得隴望蜀人之常情。又既擒其工。則擒賊易矣。今 狼已食母羊。則其心愈貪。且小羊無護衛之者。更易攫得之。哼哼。那空心樹身之中。躲着一隻母鷓鴣。

當時驚醒。便接口道。哦。是的。狐先生。我瞧不見你。可是我聞着你的氣味兒。有的人喜歡綿羊。指有的人

却喜歡鵝。鷓鴣指狐。以譏之也。狐道。鷓鴣太太。你喜歡老鼠。鷓鴣接着道。中國人常吃老鼠。我在書裏邊讀過。中

國人甚喜吃狗肉。狐道。我盼望他們中國人將世界上所有的惡狗一齊剷除乾淨。獵者必用犬。犬爲狐之敵。故狐恨之。

鷓鴣道。我在遊記中讀過。法國人吃蝦蟆。哈哈。我的朋友烏龜先生。你也在這嗎。昨晚我們開了個好的

音樂會。意謂鷓鴣與蛙之鳴聲。互相應和酬答也。蝦蟆叫道。法國人固然傷殘我的兄弟。英國人却吃牛肉。專要極肥又大

的牛。鷓鴣道。我聽說英國人連烏龜肉也吃。狐道。從沒聽說他門吃鷓鴣同狐狸。或是坐在棹上吃烏鴉

的那狐一面說着。一而向樹上口啣乳酪的烏鴉。深深打躬。蓋望烏鴉開言。而乳酪落 又道。我們大家

都是高貴的動物。從不捉去殺了供盤餐的。鷓鴣道。我乃鳥中之智者。昔曾與 Pallas Minerva 女神爲

伴。按 Minerva 乃羅馬司手藝之女神。後與希臘司都市及工 藝之女神 Athena 混而爲一。Pallas 者 Athena 之別名也。埃及碑塔中。屢圖吾像。狐把牙齒一露。說

道。我却在英國穀倉門上看見過你。鷓鴣太太。你的學問十分淵博。我雖有一知半解。實在不能算學者。

不過在世俗中浮沉。憑着自己一點聰明吃飯。廁身於鄉紳之林而已。鷓鴣的尊容。現出輕鄙之色。說道。

你瞧不起學問。我每天夜裏讀書很多。狐道。我那時正在雞架上審別公雞與母雞呢。鷓鴣道。可惜你不

識字。你實在應當看我頭頂上懸掛的木板。狐道。那板上說些什麼。鷓鴣道。我白天瞧不出字的筆畫。說

着便欠伸一下。竟入睡鄉去了。狐罵道。這些混賬的蝌蚪文字。又眼看那烏鴉。說道。我們這位鄰家。真會擺架子。裝腔作勢。自命智者。指鴉若你們烏鴉一族。方算得秉賦卓越。比之那晝伏夜出。嗚嗚怪叫的鴉。不高出十百倍嗎。我所常到的樹林附近。有鴉宿名。星的門徒二十四位。建造一菴居住。他們歌聲悠揚。委實好聽。但比之你老先生。那又不算得甚麼了。你老合唱是最好的。現在求你千萬先單唱一曲。賞我聽罷。狐諷鴉。請其開口唱歌。則乳酪墮地。而狐可得食之也。話說狐與鴉談話之時。那牛仍在場中吃草。那蝦蟆見牛身如此肥大。忿嫉之極。恨不能立刻注射毒水於牛身。自己氣得胸腹幾乎脹破。蛙鼓腹而鳴。故云。那小羊仍安臥在狼身旁。不知禍在眉睫。那狼因吃了母羊。腹中尙飽。故亦無所舉動。過了一歇。漸不能忍。便將二目圓睜。白牙外露。咆哮一聲。立起身來。要吃那小羊。那小羊戰兢兢的說道。你那一雙眼睛真大啊。狼道。好朋友。眼睛大。看你更看得清楚些。小羊道。你那牙齒真大啊。狼道。牙齒大。話未說完。只聽得廣場之上。一聲怪叫。大家都十分驚駭。原來是一隻驢。不知怎麼樣弄到一張獅之皮。披在身上。由那籬邊走進來。後面一羣人。拿着棍棒刀槍追趕。且說那蒙着羊皮的惡狼。一聞驢叫。被其所欺。以爲百獸之王獅子到此。遂急忙跟踉逃去。那牛聞聲亦卽轉身而奔。越溝跳過。順勢一蹄。將適間罵他之蝦蟆。踏爲齏粉。那烏鴉看見多人持槍而來。連忙將口一張。乳酪落地。振翼飛逃。惟有那狐最精明。聽見驢效獅鳴。知係假的。毫不懼怯。一見乳酪落地。趕快去搶。却不防落在陷阱機關之中。將一隻狐尾巴砍去。自此之後。狐雖周遊人世。只

好強作解事。說尾巴一物。現在不時派了。故狐羣皆不要此物。且說那時。一童子持棍走上來。衝着驢先生痛打。驢先生愈哭聲音愈大。那狼拖着羊皮。不能快跑。遂爲人察出。用槍擊斃。那老鴟鴞雙目皆盲。聞聲甚爲詫異。由樹身中飛出。却撞在一耕田的童子面上。那童子舉起犁頭。立時將鴟鴞打死。那牛及小羊。爲一屠戶緩緩牽去。那農夫在陷坑找得狐尾巴。便拿去掛在家中廳堂上。逢人便誇口。說狐狸精是他打死的。且說有一般評書的人。看見我這一段文章。必定痛罵爲陳言爛套。毫無意味。說我們學德兼優。知識廣博。方敢以評書爲己任。驢狐等典故。在別處早已讀過。難道我們還不知狐與烏鴉的談話嗎。哦。是了。出在 LaFontaine 寓言上邊。我們快在大字典中找 LaFontaine 一條及寓言一條。便可依法憑證。治此人剽竊之罪了。那一般評書的人。又道。作這書的人。罵世人真是刻毒。你看他這段寓言。按即指家傳之中。竟無一個好人。全是光棍。狐詔佞取利。蝦蟆無能而又忌嫉。狼着羊皮。張牙吮血。而假爲仁慈。驢蒙獅皮。毫無學問能力。而冒充行家。此層還恐怕是有意罵我們評書的人。如此僭越污辱。我們只可付之一笑而已。至於那牛。庸碌無足道。其中只有小綿羊。可謂之清白無疵。然自己生身之母。亦不能辨認。其愚蠢亦可知已。評書人談到此處。要是興高采烈。還可作一篇大文章。盛言爲母者之慈愛。此乃評書人之常情。作書人既可刻薄世人。評書人自亦可刻薄作書人。因評書人既以尋覓他人破綻爲事。必須自命不凡。比作書人高出一等。然後人家方肯聽他的評話。且平心論之。小說中許多故事。許多人物。

確係陳舊相因。新的能有幾個。寓言所載。千篇一律。或則純謹。或則浮誇。強凌弱。智欺愚。長耳公而竟效獅鳴。Tartuffe 而自稱善士。按 Tartuffe 乃法國 Moliere 所作名劇。且劇中之主人。即名 Tartuffe。其人與一富家結交。欲得其產。又欲得其美婦。後奸謀為人窺破。全局暴露。身敗名裂。男歡女愛。任性妄為。蹈危受苦。或咎有應得。或貞固不移。凡叙人事之書。一開卷不就是男女愛悅。互相欺瞞嗎。伊索生世千百年前。已有寓言。驢蒙獅皮。原出猶太古籍。狐性狡猾。見於羅馬前史。狼被羊毛而磨牙欲試。則出於印度古文。每晨日出東方。千萬年前已是如此。即彼樹上之鳥。昔日亦仍歌此曲。吾有友曾遊美洲。言新舊兩大陸。同類之鳥。其形式全是一般一樣。故世界之上。本無新之一物。即太陽亦已陳舊。但每次初出東海。狀頗新奇。大家見日出而起。各治其事。鬪智鬪力。積愛積仇。恚哭恚笑。日入之後。衆亦歸休。明晨再起。依然印板文章。遞代循環。至無窮盡。既然如此。評書人單以陳舊乏新責我。未免過矣。我這部書中。萬象包羅。色色俱備。其中有烏鴉而插戴孔雀之羽毛。爲孔雀所斥笑。書中雖極力恭維孔雀。盛言其色之美。頸之光。尾之麗。而於其高視闊步。揚揚自得。及引吭高歌。粗惡不堪之情形。則決不曲爲隱諱。書中又有風流之獅。其爪竟爲巧媚之女兒攫去。書中惡人雖屢得志。而善人亦足自活。書中有送喪而確能盡哀者。亦有施恩而竟不望報者。書中有彩輿臨門而暗哭者。亦有柩車在道而喜笑者。書中有飯蔬食飲水而晏然自樂者。亦有飯蔬食飲水而忿不甘心者。有食前方丈而憂憤交迫。不能下咽者。亦有食前方丈而賓主盡歡者。以上各層。均暗指書中主要人物之行。事。讀者讀畢。全書自明。今不加註釋。未可一概而論。由此

可見得貧者不皆能廉。而富人中亦有慷慨好行其德者焉。未必個個房東加重租以逼寓客。未必個個牧師皆飾行以愚黔首。民黨之中亦確有通達愛國者。激進派中亦未必皆心慕權勢祿位者焉。意謂世以憤世嫉俗之旨。為一偏武斷之談。言世中竟無一好人。善者必遭殃。惡者必得志。凡道德感情實圖利己。善言美行。假託欺人。或言凡貧者皆清高廉正。凡富者皆吝嗇刻薄。凡營業者皆重利盤剝。敷教者皆空言欺世。政界之中更無完人。凡民黨皆暴烈好亂者。而攻擊政府者。實皆最想做官者也。如此見解。視世太濁。論人過刻。實非正中和之意。而尤悖於社會實情。今著者此書之內容。即可以證其非而指其誤。故著者存心忠厚。立意正大。讀者不可不察。若逕如前段假設之評書者之見解。則大非著者之所望矣。○按論者或以沙克雷為寫實派小說家。而遂謂其視世太刻。專以譏刺為能事。此實大誤。沙克雷外似刻薄。內實仁厚。且自壯而老。見識工夫。益有進境。故論者嘗以沙克雷所著書。以其先後之次序。分為三類。一曰戲謔時期。Spirit of Burlesque 例如 Barry Lyndon 一書屬之。二曰諷刺時期。Spirit of Satire 例如名利場 Vanity Fair 一書屬之。三曰仁愛時期。Spirit of Love 例如鈕康氏家傳 The Newcomes 一書即屬之。此書之出最晚。故亦最精到。純係仁厚之旨。而少刻薄之意。故吾首譯鈕康氏家傳。非無因也。且住。寓言向例。總是先叙故事。使小孩子們聽得高興。然後申明正旨。略施教訓。從未有顛倒次序而為之者。今作書人如此喋喋不休。恐讀者索然無味。連書中本文亦不看了。故此速速開場。說甚麼。狼呀。羊呀。狐呀。獅呀。驢叫呀。票鴿呀。母雞呀。公雞呀。一齊放他們出來罷。以上楔子。此處完結。以下方入本文。話說昔日按此書事實。均在當我年少之時。按沙克雷所作佳小說。有Pendennis 一書。先於一千八百五十年出版。書中主人為Arthur Pendennis 其人乃於中上流鄉紳之子。早喪父。為寡母所鍾愛。其戚有孤女。名Laura Bell 寄養於家。美而賢。與Arthur 同讀。互相愛悅。母意亦欲聘之為婦。迨Arthur 稍長。赴倫敦。入大學肄業。Arthur 固風流倜儻。自是為朋輩引誘。荒嬉廣交。不務學業。賭博煙酒。為狹邪遊。日趨浮靡。識一女曰Emily Blanche 慕其華貴。竟與訂婚。然此女殊無誠信。後竟絕Arthur 而歸他人。Arthur 始而悲。繼而悔悟。大病歸。母與Laura 盡心調護。病愈。一改前非。聘Laura 為妻。旋即娶之。潛心學業。為文人。居倫敦。主某報 Pall Mall Magazine 筆政。兼為滑稽畫。與沙克雷自身之職業同。此Pendennis 書中事實之大略也。迨沙克雷作鈕康氏家傳。則假設為廣續前書也者。

以前書中之人物。均牽入此中。一再登場。新知故交。別號興趣。Arthur Pendernis 則用爲此書中之線索。及旁觀批評者。一若此書爲渠所作。故凡書中自稱曰我之處。皆 Arthur Pendernis 自謂也。自此句起以下皆。當此書開場之際。Arthur 與 Laura 雖已訂婚。而尙未成禮。至此書中幅過半之時。然後方明言二人成婚。此後則 Laura 亦出場。與鈕康氏等人周旋。結合極爲巧妙。且 Arthur 與 Laura 之性行。悉遵照前書。毫無更改。又 Arthur 之叔 Major Pe Dennis 及 Arthur 之友 George Warrington 亦前書中之舊人。而 George Warrington 又再見於 The Virginians 書中。故三次露面。著者如此牽合。使讀者覺各書連爲一體。異常真切生動。良工心苦。不可不察也。○此所謂當我少年之時者。乃 Arthur Pendernis 年二十餘之時。亦卽沙克雷未及三十之時。按之當爲一千八百卅年至四十年之間也。一切光景。與今日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情形。大不相同。卽一千八百五十四年。那時日光十分明亮。非陰霾愁。那時人生多有興趣。非憔悴悶。那時美酒佳肴十分可口。并非有土氣。那時小說報章洛陽紙貴。并非千篇皆厭讀。那時能結識得一二文人。作者便算得無上光榮。那時交際場中的名媛貴婦。大都美艷出羣。非今日之平。戲園中的坤伶名角。實能攝魂勾魄。觀者人山人海。到戲園門口。必須擁擠爭鬧。至半點鐘之久。方能進去。占得座位。那時裁縫常來客寓中。拿那時式新樣的坎肩。炫人。那時年少童子。未生鬚鬚。亦要買一套修面剃鬚的器械。以備後日之用。言注意修潔。顧影風流。非萎靡頹唐。無心媚世也。正如十餘歲的新嫁娘。先忙着做兩套嬰兒的衣帽。異樣精工。用心則一。那時出兩塊錢。原文作十先令。雇一乘馬車。在公園裏兜圈子。便算得出頭。頑闊在大街上鞭馬疾馳。車輪上的青泥濺在自己學校的教員身上。便算得逞。兇闖禍。那時會同幾位酒肉朋友。約下幾個優伶歌妓。吃飯叫局。評色選舞。消遣一日。便算得人世中無上快樂。沙克雷文上文說甚麼狼呀羊呀狐呀獅呀。至一齊放他們出來罷一段。筆陣雄潤。揮灑迅疾。如江河赴海。如萬馬奔騰。已足令讀者稱賞。而此段連用十餘那時字。反覆重疊。纍纍如貫珠。而又大氣包舉。其妙處。詳

者深愧不能達之。○至此段之意。無非歡場舊夢。今不如昔之感而已。正如久居上海者。由今而追想昔日開埠未久。天南遯叟及龍華會之時代。久居北京者。因梅蘭芳而追想當年田際雲程長庚之時代。就在那時。我所交識得一二朋友。却做了此書中的主要人物。須俟我逐一介紹與讀者諸君。緩緩熟識。我現在一想到他們。便覺得眼前花光鶯聲。一片春境。十分舒暢。話休煩絮。且說按照那時的規矩。我同一般年少的朋友。每晚看戲。興高采烈。夜半十二點鐘戲畢之後。腹中飢餓。便同到何思根 Hoskins 所開那家酒店。名叫和鳴洞 Cave of Harmony 的。吃些酒菜。唱歌戲笑。頑耍盡歡。那何思根店東。同我們十分相熟。一進門必定點頭含笑招呼。那堂倌阿二。立刻找個好座兒讓給我們。那店裏最好的三個唱家。都同我們做朋友。白吃我們的酒菜。我們之中。有一位在何思根酒店裏請過一次客。大家都覺得盡興。噫。那大名鼎鼎的歡喜神何思根。而今安在。言念及此。又不覺感慨繫之了。且說一天晚上。我們照常到此酒店。舉凡麥酒。鴉腿酒。烏鴉酒。乳酪酒。紅十字酒。愈黑紅愈好的白蘭地酒。發泡滾騰。今日不能再得的燕麥酒。都要了來。痛飲盡歡。適逢那晚客人甚少。在座的都是同調。故人家更爲放肆。更覺親熱。放聲狂歌。極激越悲哀之致。也是當時風尚如此。酒席方半。那和鳴洞中進來一位客官。一副棗紅色的瘦面孔。兩撇兒黑色長鬚。鬚衣服鬆大。一望而知爲生平未曾涉足此中。或與此酒館長別多年之人。那客官一面向那同來的一個孩子。訴說酒店中今昔種種不同之處。一面要來西班牙白酒。聽着音樂。手抵着鬚鬚。十分高興。客官身旁的那孩子。一眼看見我。立刻湧身而起。跳過這邊來。伸着手跑到我面前。臉

上一紅說道。難道你不認識我嗎。原來這孩子就是我的同學小鈕康。不見已有六年之久。現在却長成一個高大英偉的美少年了。那兩隻光明明的大眼睛却還是小時候的樣兒。我還記得清楚。我便道。甚麼好風吹你到這兒呢。小鈕康笑了。做出積伶的樣子說道。我父親那位就是我父親。我父親要來。他剛纔由印度回來。他說這個地方。從前許多文人名士常到過的。甚麼薛立丹先生 Sheridan 英國戲曲家兼政客。生於一千七百五十一年。歿於一千八百十六年。馬立斯團長。韓加少尉。包桑教授一般人。我把你的名字。告訴我父親。并說我從前剛到學堂去的時候。你待我十分的好。我現在不上學堂去了。要請一位先生在家裏讀書。聽我說。我弄到一匹小馬。真是好。比那學堂裏面好頑的多了。說到此處。那有鬚鬚的客官。小鈕康之父。一面指點堂棺把他的酒瓶酒盃搬過來。一面手撚鬚鬚。直走到我們坐的桌旁。執帽在手。深深打了一躬。那店東何思根忙即還禮。那一般唱曲子的便互相交頭接耳。一面吃着酒。一面擠眉弄眼。彼此會意。那號稱最淘氣的小鬼李阿三。Zigzag 方纔進來。便即賣弄聰明。學那客官的樣子。手撚着空中的鬚鬚。抖開一方手巾。十分難看。何思根向他重重的看了一眼。那小鬼方纔止住。何思根一面請大家點菜。點曲子。便即開唱。且說小鈕康之父。走上來與我握手。我不禁滿面通紅。原來我心中正在作滑稽文章。用他比某戲裏一個角色。又替他起個虬髯公的外號。但他語音輕和。儀容恭整。一副誠懇之氣。使我十分慚愧。笑也笑不出來了。忙即肅然改容。起敬。可見涉世已深者。雖則恩仇並視。惟利是擇。然少年人尚有良心發現。

之時。且說那客官說道。先生。我聽說你待我孩子種種好處。凡待我孩子好的。實就是待我好。你准我坐在你旁邊嗎。請你嘗嘗我的方頭煙捲。於是我們頃刻之間。便成知友。小鈕康擠在我的身旁。他父親即在我的對面。一同坐下。談了幾句。我便介紹三位同學朋友和這位鈕康太尉相見。鈕康太尉即小鈕康之父道。諸君到此。想爲瞻仰當今的名士而來。座中不知有無大名士在此。我在外國三十五載。方纔回到故鄉。極欲一飽我的眼福。那時便有一最頑劣的小鬼。外號叫做烏鴉大王的。正要打一個躬。指出那座中張三李四等人。爲當時的名士班頭的領袖。幸虧我暗中在他小腿上踢了一下。他方纔不敢做聲。另有一位心腸甚好。後來作了牧師的龔先生。Jones 說道。培養青年。人人有責。一面在自己名片上寫下幾個字。遞給何思根。說今晚有年輕人及生客在此。歌曲務宜加意慎選等語。那晚所唱之曲。確是十分考究。要不是嫌有烟酒的氣味。便請女學堂的師生到此。亦無妨礙。謂是晚之歌曲中。毫無淫穢之詞也。酒肆茶樓。本應如此。今之當壚者。卽惟利是圖。諒亦不許伶工唱不堪入耳之歌曲也。大凡聲音之道。感人最深。大賢大惡。悉受陶鎔。當時鈕康太尉。聞歌極爲高興。亦不再訪尋名士了。說道。克兒。聽我說。唱的真好。比你嬸娘家裏的音樂會。甚麼外國名手。好得多了。我以後是要常常來的。老板呀。你替我問問他們諸位指歌曲而言。要吃的點心嗎。意謂我願作東。請諸位吃也。又向身旁坐的一位說道。他們叫甚麼名字呢。我出門之前。並莫有聽過唱曲子。只聽過用聖經故事編出的歌兒。我簡直睡着了。但是我的老祖宗。今晚的曲子真好啊。那鈕康太尉吃

了西班牙白酒興致勃發。便又說道。我真不願看見你們吃這種白蘭地劣貨。我們的兒郎們也。兵士在印度的受這酒的害不淺。哪。每次唱到應該合唱的地方。鈕康太尉便亦加入同唱。聲音十分好聽。一面又笑某那戴圓筒帽的小丑。笑聲聽之亦使人開顏。後來何思根唱了一曲英國老義士歌。唱的甚好。唱到那老義士臨死之時。尤其聲調鏗鏘。那身經百戰的鈕康老太尉熱淚直淌下來。連忙同何思根握手。表示贊賞之意。一面說道。先生謝謝你。此歌足為生人吐氣。連那何思根也忍不住哭了。下一段便是那小鬼李阿三。出場打諢。趣。早經有人告訴他。今晚要慎重小心。蓋 Arthur Pennonnis 為之也。他打扮得十分奇怪出色。連唱自己當時所編之歌多首。每歌專取笑在座的一位。如是輪流普及。鈕康太尉甚為贊賞。亦加入合唱。末後輪到鈕康太尉身上。那小鬼唱道。

眼前一位老軍官。似從印度剛生還。旁坐小兒笑合肩。最好回家牀上眠。後二句指小鈕康。

太尉聽了。大樂不止。抱着他兒子的肩說道。聽見莫有他編排你些甚麼話。克萊武我兒。最好去睡覺罷。去罷。哦。不去。不去。比這個加倍好的頑意兒。我們亦經見過啦。歌兒說得好。不到天亮不回家。我們忙着回去作甚麼呢。我的兒在此規規矩矩的頑耍一歇。有甚麼不好呢。我作小孩子的時候。簡直不得頑耍。害得我一生受苦不淺。我定要去同那位小先生指唱歌之人。即李阿三。談談。他這歌兒真好。我從來莫有聽見過。他姓甚麼。哦。李先生。恕我冒失。明天晚上六點鐘。請你到我的地方吃個飯。你請到克利弗街。尼羅旅館。

尉見我們稱贊他。滿面笑容。鞠躬道謝。好像威克斐牧師在獄中。勸化那一般囚犯的光景。見 Oliver Goldsmith 所著

小說雙鴛侶 The Vicar of Wakefield 一譯威克斐牧師傳。第二十五章。那一番質樸的本色。實令人十分感動。維時那巍巍的何思根。雄踞

高座。爲樂工隊中的領袖。按此二句 placed on high, amidst the tuneful choir 本係成句。出 John Dryden 所作

用之。該詩見 Golden Treasury 卷二之末。亦大加欣賞。照他平日的規矩。緩緩說道。先生。我很感激你。在座的都感激你。我願

你百年長壽。說着舉盃在手。恭恭敬敬的向少尉打了一躬。把盃中的酒呷了一口。又說道。自從殷克敦

先生去世之後。我莫有聽過這樣好的歌兒了。他老人家真唱的好。我借用我們索士比亞一句現成話。

如他這樣的人。世界之上。永不能再見第二個的了。按索士比亞此言。出於 Julius Caesar 劇中。Brutus 兵敗自殺。在軍同人悲而弔之。乃作是語。那太

尉面上發紅。虛不好意思也。又謙轉身對着他兒子。笑了一笑。說道。我是從殷克敦學來的。我常由學堂裏

偷跑出來。去聽他唱。我的老天爺呀。已經四十年過了。回到學堂以後。爲此挨打。打的委實不輕啊。哎。

時光真過的快。太尉說罷。吃了一大口酒。向後往椅子上。一靠。默坐。不語。我們曉得他想着年少時候的

情景。那可愛的。光陰。無上的快樂。一去不返。但却永遠不能忘記的。我雖只行年二十二歲。當時觸動心

懷。覺得我自己。好像比那太尉還老過幾年。一樣。且說太尉唱歌之際。有一位客官。身穿土黃色軍服。披

着外套。跟踉蹌蹌。一顛一倒的。走了進來。不是別人。却是我的老友葛體甘少校。 Captain Oostigan 此

前書 Pendennis 中之舊人。即引誘我 Arthur Pendennis 在外遊蕩爲惡者也。照他平常的規矩。深夜此時。自然是大醉醺醺的。左斜右歪。兩手

不斷的撐在兩旁棹子上。幸而棹上的盃盞碗碟。尙未打翻。一直走到我們的棹上。靠近我的身邊坐下。太尉唱歌。他亦引聲而和。唱完之時。他打了一個噴嚏。眼淚交流。說道。他娘的。唱的好。殷克敦老頭兒唱。我是聽過多少回了。烏鴉大王當時坐在鈕康太尉身旁。因告訴太尉說。這位真對了不起。他是營中的一個少校。我們都稱他爲將軍。又道。葛少校。你吃點酒罷。葛少校道。他娘的。我酒是要吃的。吃了酒。我亦要唱一個曲子。便向身旁走過的堂倌。討了一盃威士忌酒。吃了。然後把面容一收。作出一副猙獰的鬼臉。斜着眯眯的眼兒。向人一看。原來他每次唱歌之前。必有如此醜態。是其習慣。不必細表。單說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流氓。當晚所唱之歌。乃是下等歌曲中。最淫穢粗鄙不堪入耳的。他怪叫一聲。便一路直唱出來。剛唱完了第二首。鈕康太尉立起身軀。將帽子往頭上胡亂一按。抓着手杖。面上一團殺氣。好似身臨戰場。威懾胡虜。厲聲喝道。住口。那邊桌上。便有幾個小流氓。叫道。聽着聽着。其餘的幾個。說道。老葛唱下去。鈕康太尉氣得滿身發抖。高聲叫道。唱下去。麼。竟有人說。唱下去。麼。誰人家中。莫有妻妹子。女聽見這樣粗惡的曲子。還要唱下去。麼。又衝着葛體甘道。你竟敢公然自命紳士。位居軍職。與耶穌教徒。及清白正直的人。一起坐。却在此處。唱這般粗鄙的調子。污壞少年人的耳朵。嗎。有一位不服氣的答道。你爲甚麼要把少年人帶到這種地方來呢。鈕康太尉氣的叫道。爲什麼。因爲我想着這兒。都是上流紳士。我那知道。堂堂大英國的人。竟能大家聚在一塊。准一個老頭子。這樣污辱自己。你這老東西。真羞死。

啦。你。白。髮。蒼。蒼。的。罪。人。快。回。家。睡。覺。去。罷。我。兒。子。今。天。遇。見。這。一。回。事。我。并。不。後。悔。亦。可。藉。此。讓。我。兒。子。看。看。世。間。竟。有。如。此。毫。無。廉。恥。之。事。皆。因。吃。酒。所。致。說。到。此。處。一。個。堂。倌。遞。上。會。賬。找。來。的。零。錢。鈕。康。太。尉。喝。道。那。零。錢。要。他。幹。甚。麼。你。拿。去。等。候。下。一。次。我。來。此。地。再。找。還。我。這。一。種。場。合。我。還。來。嗎。永。不。來。了。說。着。把。手。杖。往。肩。上。一。橫。回。轉。頭。對。着。那。一。般。吃。驚。呆。的。坐。客。挨。次。輪。流。惡。很。很。的。看。了。一。眼。方。纔。氣。憤。憤。的。大。踏。步。去。了。克。萊。武。在。後。跟。隨。形。容。甚。為。羞。慚。其。餘。的。人。更。恨。無。地。縫。可。鑽。烏。鴉。大。王。打。個。法。國。話。向。龔。先。生。道。我。真。不。解。甚。麼。緣。故。把。他。氣。成。這。個。樣。子。呢。龔。先。生。積。伶。乘。機。把。雙。肩。一。聳。原。來。鈕。康。太。尉。手。杖。舉。起。之。時。橫。掃。過。去。各。人。背。上。都。輕。輕。着。了。一。下。龔先生悲痛故簪肩。又掩飾不欲人知故乘機。欲。知。書。中。本。事。且。聽。下。回。分。解。

按原書共八十章。今譯爲八十回。以每章爲一回。分畫段落。悉依原書。俾讀者可比并而觀。惟每回題目。八言二句。則係譯者所杜撰。大雅諒之。譯者附識。

詩錄

懷簡盦然父昆季

華焯

讀書鳴蟬下。洵美乏遠韻。故人如白雲。飛鳥那可趁。書來稻垂穎。書去瓜脫蔓。恃君無苛禮。我不畏常訊。佳詩紛在眼。卷盡意靡盡。文章自怡悅。求工祇得慍。驪珠出重淵。目定未能信。神光離合間。所詣又一進。見謂老於詩。垂垂損顏鬢。莊惠不相知。澄思妙心印。一門今封胡。才調天與雋。憂樂賴陶寫。情往毋少吝。登庖魚腹腴。下酒荷根嫩。嘉賓共嚼齧。閉戶足酬獻。有絲何用理。終與自然近。思隨唱于後。寒機冰不運。萬象欺庸愚。茲事無謬遜。棄置安用言。朔雁欲陣橫。

與鈞徒夜坐沙江

華焯

溪居多野興。鄰曲解相求。畏影夜無月。臨流涼似秋。星河落襟抱。警欬散汀洲。答以跳波想。游儻知我不。

觀穫稻

華焯

十日晴風早。稻登黃雲卷。盡出溝塍未。妨饑雀飛還。下暫放疲牛。臥不興。貧家奢望只。車籌辛苦耕。耘得及秋。乍放鉤鎌聲。肅肅已欣釜。甌氣浮浮。

於人家田畔見老松殆百年物

華焯

濤聲微動風泠泠。日色不下烟青青。瘦牛假蔭自揩背。野鷺爭枝時墮翎。

枯根

華焯

枯根蟻戰有成敗。長日鳥言無是非。何事蜘蛛作遊戲。風前託命一微絲。

得胡步曾卡利拂尼亞書却寄

汪國垣

惘惘書來正掩扉。江濤海色颯成圍。鑿空博望真能健。避地梁鴻事已非。堆眼叢殘誰料理。寒心國事世交譏。落機山下春如海。應有歸魂故國飛。

曉起信筆示曉湘練湖

汪國垣

鼠肝蟲臂知何用。勃窣嬾嬾亦等閒。各有風雷鬱奇抱。且將文字鬪堅頑。蘧蘧夢覺猶餘我。咄咄書空祇強顏。閣暖梅酣憑抵几。欲從底處證無還。

秋興二首

王易

曠曠朝日光。唧唧應候蟲。旋疑故友來。庭角生悲風。捲帷宣積蒸。牽裾步芳叢。不知何事貴。立坐無禮容。東鄰誰家子。感秋寄孤桐。豈惜盛衰遷。果哉觀未通。惟秋乃能肅。惟士乃有窮。何如恣開顏。白日猶可東。清晨挾書出。歸息及亭午。栖栖十步間。何解羨高舉。湖濬柳將髡。後會期百五。朝烟懸影低。鬱鬱如怨語。韶年轉戶樞。遠敢計辛苦。丹黃到宵分。欺窗幾更雨。念此亦復佳。免與牛鼎伍。

街門漲車塵。疲臥不敢興。跳窗驚貓奴。起弄半愛憎。微物務適性。至靜知所乘。如何汨天機。坐與居諸盲。開軒一展書。懷然猶父兄。但知而溫厲。不覺秋已橫。

清明思袁山

王易

心隨落日向天西。江國清明綠已齊。便有千秋亦何補。山陰微雨鷓鴣啼。花緣媚世頻經眼。水擬催年亦照顏。安得青臯三十畝。自扶泥錘倚青山。

坐曹一首示步曾

王浩

寒簷竟日無經見。始覺朝來久坐曹。傍眼官書成晚晚。盈天雨力尙蕭騷。漫勞一笑酬青社。穩與歸家煮白毫。說向江湖長滿意。矛頭從得謝賢豪。

袁山

王浩

芳樹夕陽迷處所。袁山五夜只成思。孤檠不動人如夢。春水方生草滿池。香外雨窗昏茗碗。心隨獵火上風枝。故江魚鳥歸荒漲。痛惜寧爲去日悲。

過寥天一廬未遇

王浩

桃李傾城生意近。亂隨風雨乍來看。衙齋依舊兩行綠。涕笑猶爲一世難。斯世儒冠可溲溺。幾年官酒照清寒。塵埃轉而成何事。未要通眉作翠攢。

元夜不寐得句

王浩

嚴春寂。歷未有計。爆竹犯煙窺。上元繞屋花枝寒。自媚映簷白。醉夢尤尊流光汨汨。不知曙燈火淒淒。長閉門。落月鳴雞兩如此。小窗猶得茗煙昏。

還東林柬楊蘇更

胡先驥

十年湖海走萬里。歸臥匡山聽鼓鼙。鏡裏頭顱空白。惜園中桃李已成蹊。難將出處問龜卜。且撫琴書對鳥啼。寄語人寰楊伯起。未須燕趙苦栖栖。

冬日寄饒樹人美洲

胡先驥

平生取友嚴雋逸。君可喜清談。沁肝脾。恍若谷簾水。一朝理歸棹。歲月疏片紙。中情詎可道。坐視肉生髀。頗聞肺熱蘇。眠食定誰似。道心日精進。何若入駿駛。遷幽未可言。徒爲古人恥。短詩聊代柬。冷語不成綺。蠻觸爭未休。薄海尙多難。苟全已云幸。何用邀世盼。吾儒抱殘闕。文史寄娛玩。分飽百甕。坐視歲月換。紛紛功名士。動止失勇愼。富貴寧可求。執鞭空唱歎。臧穀等亡羊。得失異霄漢。徑須成獨往。高臥南山矸。寒窗抱詩書。歲月催鬢影。涉世如繫匏。趨衙一官冷。袖中餘漫刺。瑟縮羞造請。自惟山澤姿。理合從遠屏。炎洲風日佳。駭浪鯨鱗橫。桄榔扇微薰。可以療憂病。五湖棹扁舟。豈曰吾道盛。墮甑不容顧。此意空耿耿。

漁丈人行

邵祖平

楚王無道殺伍奢。覆巢之下無完家。千金逃臣購頭急。漁父孳舟江之涯。江水瀾瀾江路委。漁父渡我事
急矣。旁人見窺且奈何。與子期乎蘆與葦。君未渡兮憂來追。君既渡兮憂君饑。麥飯盎漿捧而至。君胡窮
苦蘆中爲再拜。性命昔屬天。今屬丈人何敢嫌。解劍相贈不肯受。丈人姓氏豈可傳。臨去盎漿請毋露。君
豈多疑復相顧。覆舟自沈持謝君。江水茫茫白無路。他日丈人子在軍。衆中再三呼伍員。上天蒼蒼不敢
忘。悲哉爲之舍鄭君。壯士食報豈有以。當時舍身送公子。君不見漢廷蕭相給淮陰。至今長樂生怨心。兩
賊相得相形默。丈人之言終不聞。

小 孩 看 的 書

中華故事

已出十冊 每冊一角

本書材料。活潑而富興趣。絕無枯燥之弊。並按課繪成精圖。加以說明。文字淺顯。圖畫明瞭。且每課事實。皆本諸經史子集。無一字無來歷。無一事不正確。兒童平時觀覽。既可裨益性情。將來作文。又可補充資料。家庭教育。幼稚教授。及小學校學生自修。均極適宜合用。

已出五十餘種

小小說

每種定價五分

小小說的材料，都從著名的說部書裏邊取來。像歷史，故事，滑稽，神怪，義俠，無一不有。已出了五十餘種，每種都用簡明的白話文編成，現在盛行語體文的時代，看了這種小小說，既可以消遣消遣，也可以曉得語體文的門徑，豈不兩便麼？

長板坡	過五關	戰號亭	火燒葫蘆谷
牛頭山	火燒赤壁	泥馬渡江	王佐斷臂
壽安州	花果山	瘋僧罵秦	潯陽江
十字坡	風波亭	紅孩兒	武松打虎
火燒草料場	大鬧五臺山	鴛鴦樓	連環洞
劈羅真人	旅店除奸	蓮花化身	花癡
秦瓊賣馬	火燒安樂村	君子國	火燒山
大破洛陽城	酒中仙	假仙師	無底洞
天河怪	教場打拳	鬧天宮	五龍陣
大鬧酒樓	四神祠	灌音陽	混世魔王
義士贈刀	讀書刺股	盧中人	大破混元鏢
龍圖奇案	大狼山	瘋頭和尚	陳琳救主
草木皆兵	狄青比武	天門陣	八卦陣
烏江自刎			

- 彩圖方字(附教授法) 一盒 八角
- 五彩精印中華幼稚識字課本 三冊 每冊一角
- 五彩精印中華幼稚識數課本 一冊 一角
- 幼稚識數課本教授書 一冊 一角
- 幼稚識國文 一冊 五分

- 英文文字課圖說 第一冊(圖)二角 第二冊(字)三角
- 中華初等尺牘 一冊 一角
- 中華普通學生尺牘 二冊 二角半
- 註釋中華普通學生尺牘 二冊 四角
- 評註中華女子尺牘 二冊 二角半

雜

綴

浙江採集植物游記

胡先驕

去歲秋間。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科主任鄒秉文君與予商酌大舉採集中國植物。當以川滇處萬山之中。氣候溫和而多變異。英人亨利 Dr. Augustine Henry 威爾遜 Ernest H. Wilson 法人德拉衛 Abbe Delavay 先後採集植物至五六千種之多。若吾人能循彼三人之迹而採集之。其結果之佳良。當可不言而喻。鄒君因屬草一緣。啟擬一辦法。徵求得北京大學北京瀋陽兩高等師範學校之同意。發起茲事。而贊成者有大學與專門學校七。中學二十四。商務印書館亦願贊助以觀其成焉。嗣以川滇政局凋蟻沸羹。盜匪遍地。頗有戒心。而美國哈佛大學阿諾德木本植物院副院長威爾遜君來函。又云浙贛湘粵閩黔等省之植物。歐美植物學家未嘗採集。而浙贛距寧伊邇。尤易舉事。乃決定在未赴川滇之前。先往浙贛。迨購製器具。摒擋行李已。乃先赴杭州。意欲領一護照。俾軍警得以沿途保護。不謂其時適當直皖之勝負初決。蘇李浙盧。正作暗鬪。武人無識。聞予來自寧垣。橫生疑慮。竟託言溫台水災。道路梗阻。靳不發照。審知武人之不可理喻。決意微服而行。至七月三十一日。乃登海船赴海門。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午後登永利海船。舟中晤見毛君芷沅。北京大學預科舊同學也。現任台州第六中學校校長。邂逅之遇。其樂可知。毛君江山人。曾任處州慶元縣知事。故對於溫台處衢一帶情形極悉。

無意中得此南針。大足爲予游屐之助焉。

八月一日星期日晨八鐘抵定海。此次海程皆沿岸而行。水平不波。無異行江湖中。島嶼環列。風景如畫。島上草萊頗闢。惟不作梯田狀。詢知所種植者皆番薯也。島中無田。不可藝黍稷。咸賴此物以存活。起程時遺一箱在滬。固命杜僕返取。九鐘自定海起旋。下午四鐘抵石浦。稍停即開。晚抵海門。連日酷熱不可耐。

八月二日星期一。晨八鐘登內河小輪昇昌號溯椒江而上。十一鐘抵臨海。寓第六中學校。校舍即昔日之三台書院。依山而建。委婉曲折。臨海全城。宛在眼底。風景殊勝。傍晚偕毛芷沅登八仙巖。巖上有一八仙宮。爲羽士棲息所。城中一名勝地也。

八月三日星期二。晨八鐘。毛君偕往臨邑城內之東湖。湖上有閣。現爲陸軍營部駐在地。湖心有二亭。其大者名曰飛丹閣。石橋屈曲。野芰滿湖。別饒風致。此湖與三台赤城兩書院皆清中葉府尹劉璈所建。劉尹政績極佳。邑人至今稱述之。是日目中所見植物爲樟、棟、三角楓、楮、柳、棕、櫚、無患子、*Sapindus Mukurosi*、油桐、朴樹、*Celtis sinensis*、烏柏、馬鞭草、益母草、木防己、酸漿、*Physalis*、*Alkekengi*、野薄荷、五釵母、枸杞、稀莨、*Glochidion* sp.、*Rusa* sp.。晚間雇定夫役。結束行裝。以爲夜半首途天台之備。

八月四日星期三。午夜三鐘半起程。乘籃輿以爲天台之行。時月色未闌。夜涼砭骨。幾忘其爲盛夏也。一

路山水環疊。林箐蒼鬱。夾道而立者。多爲凌霄古柏。高枝拂雲。密蔭蔽月。極爲可愛。江南僅有側柏 *Pinus orientalis* 至真正之柏樹 *Cupressus funebris* 則以此處爲初見。此外平常之馬尾松亦極夥。杉
榲杉 *Cryptomeria japonica* 楓樟亦間有之。烏柏榲木 *Aralia spinosa* 亦偶一見。途次越嶺數重。日
中酷熱殊不可耐。憩息道旁者久之。飯店汗穢特甚。乃購雞卵果腹。午後過一橋甚宏偉。五鐘抵天台縣。
五鐘半抵山脚國清寺。寺頗修廣。僧衆百餘人。知客僧某頗炎涼。見吾輩簡樸。遂館以客室。竟夕爲壁虱
所擾。此日所見植物另有玄參。榲木 *Toropetalum sinense* 防已木防已。千金藤。葎草。花椒。貓兒屎 *Hem*
Aquifolium 及一種蕨類植物名 *Woodwardia japonica* 其精子體即在孢子葉上萌發殊爲奇異。是
日行百十里。

八月五日星期四。晨在寺外攝影數幀。寺前有七燈塔。寺右一高塔。寺之鄰近。林莽極葱蒨。頗不忍驟去。
既而往探赤城山。山距國清僅七八里。殊不高大。然砂崖層疊如砌。赭赤如火。赤城之名。洵不誣也。上有
三洞。最下者爲紫雲洞。中爲棲霞洞。上爲玉京洞。洞敞露於外。日光照赤壁上。乾曠若火。一無幽趣。故未
登上洞輒返。途次探得青木香 *Aristolochia debilis* 一路田中植菸葉美棉甚多。回至國清寺午餐。一
時半起程登金堤嶺。磴路頗艱峻。至半山乃折而下嶺。四鐘半抵高明寺。則竹木幽深。已入深谷中矣。寺
居谷底。背嶂而溪。風物秀靚。傍晚寺僧導觀摩崖佛字。爲清末石梁比丘興慈書。大四丈許。入回通洞始

可見其四分三之正而。乃躋攀至洞頂。爲攝一影。圓通洞居一峭壁之上。大可容兩室。一僧居之。狀極間暇。案頭方披誦華嚴。淨業甚可羨也。是日所見植物有野牡丹 *Melastoma candidum* 花大徑寸。五瓣。嫣紅若薔薇。極爲美麗。果黑色味甘而微苦可食。又有一種百合 *Lilium longiflorum* 廬山亦有之。又有粗榧 *Cephalotaxus Fortunei* 亦山下所未見者。是日行十五里。

八月六日。星期五。晨偕小沙彌一人往探螺溪石筍之奇。由山谷中急轉直下。路極艱險。越澗兩次。衣履皆濕。久之始至石壁之顛。俯視乃見一巖筍矗立溪中。山半瀾水下注爲瀑布。勢極壯闊。春撞其下。作千軍萬馬聲。洵奇觀也。鄒君意欲從源頭覓徑而下。竟不可得。久之披榛拂棘。始別得一徑。乃循之而至巖筍之底。褚鄒二人皆鼓勇援草棘而上。踞坐山半。頗自鳴其雄武也。已而返寺。則午日酷烈不可耐。循仄徑上。一步三喘。幾若梯天矣。飯後解衣就浴於溪頭。亢爽乃無藝。寺內有智者大師衣鉢。並聞衣爲隋煬帝所賜。又有貝葉經。爲楞嚴經序。以楠木盒乘之。上書七種灌頂白蓮王造真諦修習儀破六教等文。洵珍物也。是日所見植物除不識者外。有野榆、鼠李、木槿、野牡丹、金櫻子、兔兒傘、黃棟樹、(楷木)前胡、夏枯草、鹽膚木、雲實、化香樹、芫花、山楂、土茯苓、檜樹、杉樹等。未見榲桲。

八月七日。星期六。晨五鐘半起程。上嶺行不數里入竹徑。既而至真覺寺。寺大殿內有智者大師藏身塔。金碧絢爛。極爲壯觀。殿左復有彩繪真像一幀。未審肖否。寺頗小。山門內有娑羅樹兩株。惜花期已過。但

評嘗試集

胡先驥

(一) 緒言

辛蒙士 (Arthur Simons) 之序辜勒律口 (Coleridge) 之文學傳紀 (Biographia Literaria) 有言曰：「在真正之批評家觀之。微末之生存。不啻已死。」復以爲用歷史的方法以爲批評。卽不免翻鑿剔骨之病。予之評胡適君之嘗試集。固自知不能逃此譏彈也。今試一觀此大名鼎鼎之文學革命家之著作。以一百七十二頁之小冊。自序他序目錄已占去四十四頁。舊式之詩詞復占去五十頁。所餘之七八頁之嘗試集中。似詩非詩似詞非詞之新體詩復須除去四十四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認爲真正之白話新詩者。僅有十四篇。而其中「老洛伯」「關不住了」「希望」三詩尙爲繙譯之作。似此卽可上追李杜。遠擬莎士比亞彌爾敦。亦不得不謂爲微末之生存也。然苟此十一篇詩義理精粹。技藝高超。亦猶有說。世固有以一二詩名世者。第平心論之。無論以古今中外何種之眼光觀之。其形式精神。皆無可取。卽欲曲爲胡君解說。亦不得不認爲「不啻已死之微末之生存」也。然則何爲而評之。曰以其爲今日一般所謂新體詩者之所取法故。且評胡君之詩。卽可評胡君論詩之學說。與現時一般新詩之短長。古今中外名家論詩之學說。以及真正改良中國詩之方法。故雖不免翻鑿剔骨之病。亦在所不計也。

觀。寺前則石梁在望。長約數丈。寬僅尺餘。厚四五尺。下墜巨瀑如巨練。舂撞之聲耳爲之聾。盥濯已乃品佳茗。飫蕨粉。憑闌以觀瀑。幾自疑洞府中人也。台州縣立中學校長金君鑰輔生與袁生謙之父袁君恭壽琴友皆於此處晤及。談讌頗洽。約過縣時相訪。此間多種白朮。置每石十二元。山僧以之瀹茗。味亦殊旨。然僧家風味要推蜜餞野金橘 *Fortunella Hindsii* 爲第一。橘大僅如豆。鮮赤如火。齋以糖漬之。色香味三者皆絕。殊在粵東黃皮之上也。據寺僧云。此物產溫嶺而製於黃巖。他日當乞王季梁兄爲之代購也。傍晚至石梁下游攝一影。下方廣亦在指顧間。一路採得苔蘚植物頗夥。

審

評

評嘗試集

胡先驥

(一) 緒言

辛蒙士 (Arthur Simons) 之序辜勒律 (Coleridge) 之文學傳紀 (Biographia Literaria) 云言曰：「在真正之批評家觀之。微末之生存。不啻已死。」復以爲用歷史的方法以爲批評。即不免翻鑿剔剔之病。予之評胡適君之嘗試集。固自知不能逃此譏彈也。今試一觀此大名鼎鼎之文學革命家之著作。以一百七十二頁之小冊。自序他序目錄已占去四十四頁。舊式之詩詞復占去五十頁。所餘之七十八頁之嘗試集中。似詩非詩似詞非詞之新體詩。復須除去四十四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認爲真正之白話新詩者。僅有十四篇。而其中「老洛伯」「關不住了」「希望」三詩。尙爲繙譯之作。似此即可上追李杜。遠擬莎士比亞彌爾敦。亦不得不謂爲微末之生存也。然苟此十一篇詩。義理精粹。技藝高超。亦猶有說。世固有以一二詩名世者。第平心論之。無論以古今中外何種之眼光觀之。其形式精神。皆無可取。即欲曲爲胡君解說。亦不得不認爲「不啻已死之微末之生存」也。然則何爲而評之。曰以其爲今日一般所謂新體詩者之所取法故。且評胡君之詩。即可評胡君論詩之學說。與現時一般新詩之短長。古今中外名家論詩之學說。以及真正改良中國詩之方法。故雖不免翻鑿剔剔之病。亦在所不計也。

(二) 嘗試集詩之性質

胡君於作中國詩之造就。本未升堂。不知名家精粹之所在。但見斗方名士。哺糟啜餼之可厭。不能運用聲調格律以澤其思想。但感聲調格律之拘束。復摭拾一般歐美所謂新詩人之唾餘。剽竊白香山陸劍南辛稼軒劉改之之外貌。以白話新詩號召於衆。自以爲得未有之秘。甚而武斷文言爲死文字。白話爲活文字。而自命爲活文學家。實則對於中外詩人之精髓。從未有刻深之研究。徒爲膚淺之改革談而已。今試攷胡君之詩。與其論詩之學說。其最初主張者。有不用典等八事。最後進一步之主張。則爲詩體大解放。一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拷一切打破。就其前所主張之八事言之。如不用陳套語。不避俗字俗話。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須言之有物。固古今詩人所通許。初非胡君所獨創。至不用典。不講對仗。不摹倣古人。則大有可討論之處。而其最後所主張之屏棄一切法度。視之爲枷鎖自由之枷鎖鐐拷。則爲盲人說燭矣。至攷其新詩之精神。(不作無病之呻吟等。僅爲作詩之方法。不得謂爲精神)則見胡君所顧影自許者。不過枯燥無味之教訓主義。如「人力車夫」「你莫忘記」「示威」所表現者。膚淺之徵象主義。如「一顆遭劫的星」「老鴉」「樂觀」「上山」「週歲」所表現者。纖巧之浪漫主義。如「一笑」「應該」「一念」所表現者。肉體之印象主義。如「蔚藍的天上」所表現者。無謂之理論。如「我的兒子」所表現者。其最佳之作爲「新婚雜詩」「十二月一日奔喪到家」與「送叔永回四川」諸詩。送叔

永一詩。其佳處在描寫景物。與運用詞曲之聲調。其短處在無真摯之語。「新婚」與「奔喪」諸詩。所以佳者則因此種題目。易於有真摯之語。然「新婚」諸詩尙微嫌纖。「奔喪」之詩尙微嫌不深切焉。以此觀之。胡君之詩。卽舍其形式不論。其精神亦僅爾爾。胡君竟欲以此等著作。以推倒李杜蘇黃。以打倒黃鶴樓。踢翻鸚鵡洲乎。

(三) 聲調格律音韻與詩之關係

詩之有聲調格律音韻。古今中外。莫不皆然。詩之所以異於文者。亦以聲調格律音韻故。茲先論格律。胡君之目的。在「打破一切枷鎖自由之枷鎖鐐拷」。五七言之整齊句法。亦枷鎖自由之一種枷鎖鐐拷。故亦在打破之列。而對於其自著嘗試集之第一編中之詩。乃以不能完全打破此項枷鎖鐐拷爲恨。殊不知詩之有格律。實詩之本能。在太古之時。卿雲歌等卽爲四言。詩經具體爲四言。間以三言五言。則正故欲破例以求新異。亦猶和諧之音樂中。偶加以不和谐之音節。愈襯得和諧音節之和諧也。不但詩有然。卽如老子荀子之散文。皆喜用四言之句而叶韻。豈非整齊紀律。爲人類之天性耶。英人席得黎爵士 Sir Philip Sidney 以爲音韻之用。在輔助記憶。不但音韻有然。卽句法之整齊亦同有此功用。故在印度佛與外道之說經典。皆製爲偈頌。卽是故也。離騷之爲物。雜具文與歌謠之性質。故其句法參差不齊。是爲例外。遞降而爲五言七言。皆中國韻語自然之趨向。不得不爾者。歐洲語言多爲複音的。故不能如

中國四言五言七言之整齊。然必以高音低音錯綜而爲 *Meter*。而限定每句所含 *Feet* 之數。自希臘荷馬以來即然。豈非句法之限止爲人類之通性耶。又嘗考之歌謠。靡不以整齊句法爲之。「月光光姊妹妹」三言也。「月亮光照見汪洋」四言也。「打鐵十八年。賺個破銅錢」五言也。「行也思量留半地。睡也思量留半床」七言也。此外二言六言八言九言十言特稀。蓋二言氣促。六言突兀。八九十言過長。八九十言卽有之。亦必分爲三四五言小段。如「太夫人移步出堂前」雖爲八言。然爲三言與五言所合成。「蔡鳴鳳坐店房。自思自想」雖爲十言。然爲兩三言一四言所合成。宋人雖常作六言詩。然讀之殊覺不順。且僅爲絕句。未有用爲長篇古詩與律詩者。後人亦不喜多做之。明人雖有造作九言詩者。然其體卒不能通行。讀之亦覺費力。可見四言五言七言者。中國語中最適宜之句法也。雖詞中長短句錯綜。除六言句亦爲詞所習用外。其餘皆三四五七言。與三言五言所組成之八言。四言五言所組成之九言也。故綜而觀之。中國詩之單句。以四五七言爲最宜。而舍四言外。單數字所組成之句較雙數者爲宜。至四五七言與單數字句之所以宜於詩之故。則有關於中國人心理之研究。惟心理家乃能辨之。予惟本綜合之經驗。以得此推論耳。抑尤有證明整齊語句之效用者。則按之古今中外。莫不先有詩而後有散文。蓋詩者歌之遺。未有文字以前。已有詩歌。因之古代之散文尙作韻語也。不一觀乎中國下流社會與粗受教育之婦女乎。彼不學無識之工人農夫。初不能觀散文之白話小說。獨喜讀韻語之曲

本而粗通文字之婦女。必先讀「天雨花」「筆生花」等彈詞。而後始能讀散文之小說也。胡君又以爲「句法太整齊了。就不合語言的自然。」以爲中國之詩一變而爲長短句之詞。爲一大進步。而詞之所以較詩爲高者。卽以句不整齊而近乎語言之自然之故。然則何以有句法不整齊之元曲之後。乃一變而有句法整齊之劇本彈詞。與鄉民之曲本乎。且詞曲之格較彈詞劇本爲高。此吾人所承認者。雜劇退化始成今日未調之劇本。傳奇退化始成今日之彈詞。文學退化之趨向。爲解放。爲捨難就易。爲減少人爲的。而增加自然的。而結果如此。是詩句法整齊。反較不整齊爲自然也。胡君不察此理。妄謂句法整齊爲不自然。乃以語言爲證。殊不知詩出於歌謠。文出於語言。而歌謠與語言。一發原於情感。一發原於智慧。皆爲初民同時所共具之才能。非歌謠出於語言也。不觀乎鳥乎。在能歌之鳥。歌與語顯爲殊異之才能。而絕不相紊。今取語言以況詩歌。是持不同類之物以相比較。無怪其無往不誤也。此不知生物學與人種學之故也。

中國之有五七言。猶西國之有 meter 也。今欲洞悉整齊句法之必要。可借鏡於西人對於 meter 之評論。主張解放之大詩家威至威斯 (Wordsworth) 以爲「可悲之境況與情感。用整齊之句法。尤以叶韻爲甚。較用散文可使其效力更爲久遠。」復謂「由整齊之句法而得之快樂。蓋爲由不同而得有同之感覺之快樂。」辜勒律已謂「詩與文之別。卽在整齊之句法與叶韻。」又謂「正式之詩。必各部分互

相輔助。互相發明。而能輔助諧合整齊句法之素著之影響。」又謂「整齊之句法。可增加普通感情與注意之活潑。與感受性。」德昆西 (De Quincey) 以爲「整齊之句法。可輔助思想之表現。」漢特 (J. H. Leigh Hunt) 以爲「詩之佳處。在全體整齊。而各部分變異。」以爲如此則「達到美之最後之目的。」波 (Poe) 以爲「整齊句法與音節音韻。皆不容輕易拋棄者。」哈佛大學文學教授羅士 (J. I. Lowes) 在「詩之習慣與革命」 (Convention and Revolt in Poetry) 書中引申葛德 (Goethe) 之意。以爲「在美術家其媒介物之限制。卽其達自由之路。」復謂「藝術必須一種媒介物。而媒介物決非卽其所欲表現之物。帆布非卽風景。大理石非卽肌膚。戲院非卽人世。若除去其異點。則爲實物而非美術矣。若使詩之媒介物。完全與普通言語之用法同。則不成爲詩矣。」其論自由詩以爲「無以異於美麗之文。」而恐自由詩終不能立足於世。同時復示及近日韻文 (Polyphonic prose) 運用整齊句法音節音韻之主張。以爲與自由詩同犯越俎代庖之病。可知在歐美各邦。古今來大詩人。大批評家。除少數自謂爲新詩人者外。靡不以整齊之句法爲詩所不能闕之性質。觀此亦可信中國詩之整齊句法。不足爲病矣。

詩之體裁。與詩之優劣高下。大有關係。阿諾德 (Matthew Arnold) 以爲一國詩之優劣。多係於其通行作高格詩之體裁之合宜與否。法國之詩。所以不及希臘與英國者。由於其高格詩通常所用之亞力山

大體 (Alexandrine) 不及希臘之抑揚體 (Iambic) 與六音步體 (Hexameter) 與英國之無韻詩 (Blank verse) 也。考之吾國則五言古詩實爲吾國高格詩最佳之體裁。今試以歷史上之往迹觀之。四言詩祇盛於周。爲期不及千載。至五言詩則自漢魏以至於齊梁。幾爲唯一之詩體。其時七言詩雖間有作之者。然遠不及五言詩之重要。卽至唐宋以還。雖七言古興而律詩大盛。然五言古始終占第一重要位置。直至於今日。猶無能起而代之者。學詩者猶以爲入手之途境。最後之軌則。其間豈無故哉。蓋五言古之爲物。既可言志。復能抒情。既可敘事。復能體物。阮步兵之詠懷。陳子昂之感遇。李太白之古風。皆言志之詩也。古詩十九首。蘇李贈答。韓退之之秋懷。皆抒情之詩也。「孔雀東南飛」「木蘭詞」皆敘事之詩也。謝靈運之作。大半皆寫景之詩也。詩之能事。五言古幾盡能之。所不能者爲七言古詩之剽疾流利抑揚頓挫。與夫五七言近體詩之一唱三嘆音調鏗鏘耳。七言古以剽疾流利抑揚頓挫爲本。故宜於筆力矯健之作。故雖說理言志不及五言。而跌宕過之。至柏梁體則尤爲節促調高。難以馳驟。然以七言古跌宕委婉之故。一調叶其聲調使之諧婉。則七言古詩中之長慶體。又爲敘事之良好工具矣。至五七言律詩 (排律不在內) 以八句四韻之短幅。復以對偶爲要旨。自不能如五七古極縱橫闊大盡理窮物之能事。然其本能爲有含蓄之咏歎。故聲調尤爲重要。而其能事尤在言短意長也。胡君所主張改良詩體之一事。爲不講對仗。則又不知詩歌之原理矣。夫對仗之功用。正與句法之整齊。音韻之諧叶。與夫雙聲疊

韻同爲增加詩之美感之物。且天地間事物。比偶者極多。俯拾卽是。並不繁難也。故雖在周秦之世。說理之言。亦尙排偶。如老子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莊子之「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之類。非皆排偶對仗乎。且對仗非始於律詩也。如古詩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蘇李詩之「昔爲鴛鴦。今爲參與辰。」「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征夫懷往路。游子戀故鄉。」皆爲對仗。至謝靈運之詩。則幾於自首至尾。皆爲對仗。以後無論五七言古詩。皆多少不能脫離對仗。以胡君所推崇之白香山陸放翁之五七言古詩。亦對仗極多。放翁之五古。且有自首至尾皆用對仗者。古來名人中之喜用單行以作古詩者。惟元遺山一人耳。且律詩普通僅須頸腹二聯對仗。杜工部之律詩。乃每每首尾八句皆對。苟對仗確爲思想之桎梏。而於詩之本質。無所增益。則五古之不須作對仗者。何作者不憚煩瑣而必對仗之。且不惜自首至尾通篇數十韻皆對仗之。若以大謝爲喜於雕琢。故不惜對仗。陸放翁非胡君所稱爲白話詩人乎。何以不惜以通篇對仗之法加之五七古乎。五七律之不必對仗者。何必首尾八句皆對仗乎。五七絕本四句皆不必對仗者。何詩人每每以其兩句對仗甚或四句皆對仗乎。殊不知單行與對仗各有效用。單行句法。譎捷犀利。宛轉搖曳。故元遺山之詩。亦以譎捷犀利著。對仗句法。雄渾嚴整。厚重緩和。故不求流動而欲端整之作。宜之。凡此分別。作家自知。以一時之心境之異同。以定單行與對仗之去取多寡。亦極自然之事。初不必大加勉強者也。抑尤有進者。律詩中

之頸腹二聯。非必全對。如孟浩然詩「舟中曉望」之腹聯「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聽鄭五彈琴」之腹聯「一杯彈一曲。不覺夕陽沈。」「西山尋辛諤」之頸聯「落日清川裏。誰言獨羨魚。」李太白詩「夜泊牛渚懷古」之頸聯「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金陵」之頸聯「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樓。」「聽胡人吹笛」之頸聯「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皆非對仗也。又可活對。如孟浩然詩「晚泊潯陽望廬山」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尋天台山」欲尋華頂去。不憚惡谿名。」九日懷襄陽「峴山不可見。風景令人愁。」李太白「聽蜀僧濬彈琴」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杜工部「贈別何邕」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送遠「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春望「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九日「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宿府「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九日藍田崔氏莊「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整冠」等。雖貌爲對仗。然語意連續。非僅排比可比也。此法宋人尤善用之。蓋既得對仗裨益聲調之利。復無意義隔闕之害。卽以硬對言之。如王摩詰詩「終南山」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漢江臨泛「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使至塞上「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送平澹然判官「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孟浩然詩「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歲暮歸南山「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李太白詩「送友人入蜀」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荆門送別「山從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杜工部詩「登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春

望「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旅夜書懷「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閣夜「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野望「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蜀相廟「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王荊公詩「次御河寄城北會上諸友」背城野色雲邊盡。隔屋春聲樹外深。「留題微之廨中清輝閣」鷗鳥一雙隨坐笑。荷花十丈對冥搜。「黃山谷詩」次韻寅菴「傍籬榛栗供賓客。滿眼雲山奉宴居。」陳簡齋詩「雨晴」牆頭語鵲衣猶溼。樓外殘雷氣未平。「十月」病夫搜句了節序。小齋焚香無是非。」豈以排比對仗而見滯塞耶。近體詩惟五七排律不耐誦讀。其原因初不盡在對仗。音調之過於諧婉實爲一大原因。讀之每慊慊欲睡。蓋雖具普通各種詩體暗示之效用。而無其興奮機能以補救之也。故雖以老杜五排波瀾之壯闊。然喜讀之者究鮮。而後世仿效之者尤寡也。在古詩則雖通體對仗亦無傷。則由於其音節不如律詩之諧暢。作者能錯落其句法。以救單調之害耳。故胡君之反對對仗。或可語於排律。然亦無待乎胡君之指摘。蓋物競天擇之理無往而不在。排律與六言九言詩之不能盛行。卽可知其有可反對之理存也。至於詞曲之興。固爲詩中別開門徑。然不得謂爲詩界之革命。蓋詞曲導源於樂府。在古詩中爲風之流。其所長者爲抒情。而不宜說理。貴清新而難得雄渾。如阮嗣宗之「詠懷」。李太白之「古風」。杜工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哀王孫「韓文公之「石鼓歌」諸作。詞曲所不能爲也。且詞曲限於格調。不能如詩之能縱橫馳騁。卽其抒情之方法亦惟言外之意是尙。與詩中之律詩絕

詩同。雖蘇辛能變格以爲豪健之作。然初不能取詩而代之也。詞曲例之於西詩則爲 Ballad, Sonnet 之流。亞雖其中亦有至高至美之作。然不能遂取 Epic, Blank verse 而代之。故雖奔士 Burns 爲詩歌之巨擘。然不得以其詩歌革彌兒敦之 "Paradise Lost" 與郎佛羅 Longfellow 之 "Evangeline" 之命。雖白郎寧夫人之 "Sonnet of Portugese" 宛轉反覆至四十四章之多。不可不推爲言情之巨擘。然不能取擺倫 Byron 之 "The Prisoner of Chillon" 或辜勒律丁之 "Ancient Mariner" 以代之也。總而論之。中國詩以五言古詩爲高格詩最佳之體裁。而七言古五七言律絕與詞曲爲其輔。如是則中國詩之體裁既已繁殊。無論何種題目何種情況。皆有合宜之體裁。以爲發表思想之工具。不至如法國詩之爲亞力山大體所限。尤無庸創造一種無紀律之新體詩以代之也。今更進而論音節與韻。胡君既主張拋棄一切。枷鎖自由之枷鎖。繚拷。故對於音節與韻亦抱同等之態度。若不害於胡君作詩之自由。則自然之音節與夫國音字典上所能覓得同一反切之北京韻。亦可隨意取用。若有礙於胡君作詩之自由者。亦不惜盡數拋棄之。竊獨自謂胡君既愛其思想與言語之自由。若此其摯。則何不儘以白話作其白話文。以達其意。述其美感。發表其教訓主義。何必強掇拾非驢非馬之言而硬謂之爲詩乎。夫詩與音節之關係綦巨。在拉丁文則以長短音表示之。在英文則以高低音以表示之。在有七音之中國文。則以平仄或四聲以表示之。在西文以長短音或高下音相間以爲音步。而

用各種不同之音步如 *iambus*, *trochle*, *dactyl*, *anapaest* 之類。錯綜以成句。在漢文則以平仄相間而成句。近體詩無論矣。卽在上古之詩。其平仄亦按諸天籟。自相參錯。今試以關雎一詩論之。首句「關關雎鳩」爲四平。次句「在河之洲」卽加一仄聲以示異。而第三句「窈窕淑女」四仄。恰與首句四平相對。末句「寤寐求之」復爲平仄相間。次章首句「參差荇菜」兩平兩仄。次句「左右流之」卽兩仄兩平。三句重文無變。四句「寤寐求之」復爲兩仄兩平。以示異於第三句之四仄。第五句「求之不得」爲兩平兩仄。第六句「寤寐思服」乃故拗爲仄仄平仄。第七句「悠哉游哉」四平。復對以「輾轉反側」四仄。且前四句以平韻叶。後四句以仄韻叶。後二章仿此。此詩卽可表示上古詩人卽善駕御音節。使之有轉折騰挪之妙。決非偶然之天籟使然。此卽漢特所謂「全體整齊而各部變異」正所以「達到美之最後之目的」者也。中國古詩之平仄。雖不如律詩平仄之和諧。然隱隱自有法度。在趙秋谷之聲調譜中已言之詳矣。今試觀古詩中。若偶夾律句。便覺軟弱而不矯健。或全句平仄音之句過多。便覺不諧協。故「壁色立積鐵」「溪西雞齊啼」之句。其音節特覺刺耳。又如詞中之壽樓春調以平音過多。及其他拗調中之拗句。致非習讀此項詞調者。每有聳牙之感。亦以是故。雖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一詩全篇皆用仄音。然亦其賣弄精神處。不可爲訓。平常習於宋詩造句生硬者。其詩之音節。每有暗啞之病。則亦由於過於犧牲音節以求別趣也。再觀敘事之七古。自以長慶體爲最佳。蓋敘事貴婉轉盡致。因之音節

亦尙諧婉。長慶體全用律句以作古詩。其聲調之鏗鏘。情韻之纏綿。遂較平常之七言古詩。出一頭地。元白不論。卽梅村之能嗣響長慶。亦正以其用長慶體故也。宋人尙拗調。妙以生澀收勝。然亦無一著名之叙事詩。其故可思矣。抑尤可顯見者。柏梁體以每句叶韻之故。音節倍見促迫。若無識之徒。妄欲以之作長恨歌圓曲等長叙事詩。其運命必可預言矣。胡君以爲用五七言句法。則「第一整齊劃一的音節。沒有變化。實在無味。第二沒有自然的音節。不能跟著詩料隨時變化。」實則五七言確有自然之音節。亦能隨詩料以隨時變化。第初學者藝術未精。或不能操縱自如。而無美術觀念之科學家與哲學家。或不能督覺之耳。至謂「整齊劃一的音節。沒有變化。實在無味。」則此語僅能加之於五七言排律。在五七言律絕。則詩句之數不多。並不足引起單調之煩悶。至五七言古詩。其音節至可變動。加以歌行體中之雜以長短句。則尤見其活潑。卽在五七言律絕。亦有吳體拗句以生別趣。一如不諧合之音之於音樂。苟神而明之。何至有整齊劃一。無變化之病乎。必求詩之音節一如白話之音節。則已失詩之面目。上文已言之矣。

至於叶韻與詩之關係。亦如句法與音節之重要。胡君之詩雖不絕對廢韻。然所取者爲國音字典之北京韻。且有時亦竟廢韻。於此當分兩層論之。夫現行詩韻。訂自沈約。固不得謂能代表全國之方言。然北京方言對於音韻之分別。實極簡陋。普通七音之僅有五音無論矣。六魚韻之爲。音者。乃與七虞之爲。

「音(法文音)者無別。五微之爲。音者。乃與十灰之爲。音者無別。十三覃之爲。音者。乃與十四寒之爲。en 音者無別。十五刪之爲。音者。乃與十五咸之爲。音者無別。故沈約詩韻實較國音字典之北京韻爲佳。若謂爲韻所限。則本有通韻之法。然即用通韻。亦較用北京韻爲佳也。至若不用韻以爲又可脫去一項「枷鎖鐐拷」則實不知韻之功用。英國席得黎爵士以爲叶韻可助記憶。上文固已言之。英詩人德來登 Dryden 以爲「韻之最大之利益。即在限制範圍詩人之幻想。」彼謂「詩人之想像力。每每恣肆而無紀律。無韻詩使詩人過於自由。使詩人嘗作多數可省或可更加錘鍊之句。苟有韻以爲之限制。則必將其思想。以特種字句申說之。使韻自然與字句相應。而不必以思想勉強趁韻。思想既受有此種限制。審判力倍須增加。則更高深更清晰之思想。反可因之而生矣。」大批評家阿狄生 Addison 云「叶韻一法可不藉他物之輔助。即可使語句異於散文。每能使平庸之辭句。逃過指摘。若詩不叶韻。則音節之美麗。與夫言辭之力量。決不可須臾或離。以搯持其體裁。使其不墮入散文之平易。」約翰生 Johnson 「詩人傳」之評彌兒敦云「彌兒敦所舉爲先例之不叶韻之意大利詩人。無一享盛名者。思想所能舉爲其辯護者。要爲耳所駁倒。」漢特云「今日歐洲與東方歷代一致之贊成。即足以證明其爲所有之詩之音樂之美。惟長叙事詩與戲曲爲例外。在南歐洲即叙事詩亦然。蓋爲熱忱之所擁護與快樂之所需求者。」羅士教授云「每每詩中思想言辭最巧之轉變。即爲在韻之指導之下一霎時之

神悟所得之結果。」又謂「詩同時照管字之美性與其指事之價值。當二者未起衝突時。韻能增加喚起愉悅之能力。此詩與音樂所共具者。」又謂「韻爲製造與領解組織之統一之一種結合要素。」又謂「韻爲英國詩一種有大價值之建設要素。若欲廢之。必有損失。」云云。可知古今之詩人與文學批評家。莫不以韻爲詩所不可缺之要素也。

(四) 文言白話用典與詩之關係

胡君論詩所主張之八事。除關於詩體者。上文已詳論之外。尙有不用典與不避俗字俗話二事。亦與詩之形式大有關係。予之對於此二主張。爲相對之贊成。然初非謂典絕對不可用。而必須作白話詩也。今先論用典一事。太古之詩。自無用典之事。其後則古人事迹。往往有與後人相合者。而古人往事復往往爲人所共曉。引以爲喻。可爲現時情事生色。此用典之起源。亦無害於詩之本質者也。又或詩人意有所刺。不欲人明悉其意。乃假託於昔人。又或意有所寓。不欲明言。乃以昔人之情事以寄託其意興。此亦詩所許者也。惟末流所屆。矜奇炫博。句必有典。天機日淪。斯可厭棄耳。釋皎然「詩式」所謂詩之五格。以不用事爲第一。作用事第二。直用事第三。有事無事第四。有事無事。情格俱下第五。所謂作用事者。用事以襯托其意旨。如黃山谷詩「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生兒似仲謀」是也。直用事則已無襯托之效用。至雖用事實等於無事。則品格斯下。至情格俱下。則尤下劣矣。皎然又指出語似用事而義非用事者如謝

康樂詩「彭薛纔知恥。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貧競。未足稱達生。」以爲「此中權三賢。雖許其退身。不免遺議。蓋康樂欲借此以成我詩。非用事也。」又如杜工部詩「春日懷李白」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此亦引古人以美李白亦不得謂爲用典也。又如李長吉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亦極稱此二事之可作。借古事以寄託其胸懷。亦不得謂爲用事也。又如杜工部詩「別房太尉墓」之腹聯「對碁陪謝傅。把劍覓徐君」亦謂已與房太尉之親密。至偕同游燕。一如謝元之與謝安對碁。復謂房太尉之死。已之知音之感。一如季札之欲挂劍徐君之墓。此雖爲用典。然藉以烘襯其情事。仍無害也。又有古人之名言或名作引用入詩。苟點染入神。反倍生色。如周美成詞西河之第三半闋「酒旗戲鼓甚處市。是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若此段意義。非脫胎於「朱雀橋邊野草花」一詩。而爲美成臆造。已自佳妙。然美成以此著名之詩。取其意義。融會入詞。則尤見運用之巧。而生兩重美感。此又不可以其用事爲病也。又如辛稼軒詞賀新郎之後半闋「將軍百戰聲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別。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大力包舉。一氣渾成。雖用河梁易水二典。然不見運用之痕跡。徒爲其大聲鞞鞞之音節。更增色彩。亦不得以用典病之也。且用典之習。不特中國有之。西國詩人亦莫不然。荷馬詩中之神話。已爲文藝復興以後詩人所用濫。至莎士比亞彌兒敦之著作出。則又羣起引用二氏著作中之情事。卽以主張改革之大詩

人威至威斯亦莫不然。如“Scorn not the Sonnet”關於 Sonnet 之典。用之至再。又如其 Ecclesiastical Sonnets 中。關於宗教之典。不惜纍纍用之。蓋歷史與昔人之著作。後人之遺產也。棄遺產而不顧。徒手起家。而欲致鉅萬之富。不亦難哉。然亦有一項枵腹之詩人。自家之思想不高。乃必依草附木。東塗西抹以炫衆。則李義山之衣。固已早爲人所撕碎。不必胡君始起而創反對之論也。若確有用事用典之能力。而不見斧鑿之痕。則其潤色修飾之美德。自不可抹殺。予作詩卽不喜用典。然對於古今人用典之佳處。初不能妄和訾議。且不得不爲之辯護也。

胡君創白話詩與白話文之理由有二。一以過去之文字爲死文字。現在白話中所用之文字爲活文字。用活文字所作之文學爲活文學。用死文字所作之文學爲死文學。而以希臘拉丁文以比中國古文。以英德法文以比中國白話。以自創白話文以比喬塞 Chaucer 之創英國文學。但丁 Dante 之創意國文學。路德 Luther 之創德國文學。以不相類之事。相提並論。以圖眩世欺人。而自圓其說。予誠無法以諒胡君之過矣。希臘拉丁文之於英德法。外國文也。苟非國家完全爲人所克服。人民完全與他人所同化。自無不用本國文字以作文學之理。至意大利之用塔斯干 Tuscan 方言之國語之故。亦由於羅馬分崩已久。政治中心已有轉移。而塔斯干方言。已占重要之位置。而有立爲國語之必要也。希臘拉丁文之於英德法文。恰如漢文與日本文之關係。今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學。其誰能指其非。胡君可謂廢

棄古文而用白話文。等於日人之廢棄漢文而用日本文乎。吾知其不然也。夫今日之英德意文固異於喬塞路德但丁時之英德意文也。喬路但時之英德意文與今日之英德意文較。則與中國之周秦古文與今日之文字較相若。而非希臘拉丁文與英德意文較之比也。胡君之作此論。非故爲淆亂視聽。以求自圓其說。卽爲不學少思。此予不能曲爲胡君諒者也。且卽以英文而論。今日之英文中純正的撒克遜字爲數幾何。拉丁文爲數幾何。除彭衍 *Bunyan* 一人外。不用拉丁字而能作一有價值之文學者有幾人。又以日本文而論。今日之日文中純正之日本字爲數幾何。漢字幾何。然拉丁文之於英文。漢文之於日文。外國文也。非中國古文之與白話之比也。英人日人之文學。不以拉丁字漢字之爲外國字而屏棄之。吾人乃屏棄吾國稍古之文字。某君且欲倡立一種「歐化的國語文學」。寧非僨乎。且文學之死活。以其自身之價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今古爲死活。故荷馬之詩。活文學也。以其不死。Immorta「不朽也。喬塞之詩。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梭和科 *Sophocle* 之戲劇。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席西羅 *Cicero* 之演說。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蒲魯大 *Plutarch* 之傳記。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反而論之。Edgar Lee Masters 之詩。死文學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陀司妥夫士忌戈爾忌之小說。死文學也。不以其轟動一時遂得不死不朽也。胡君之嘗試集。死文學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將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

動出於常軌。胡君輩之詩之鹵莽滅裂趨於極端正其必死之徵耳。不然。世間無不朽之著作。而每種名著之命運。最多亦不過二三十年矣。天下寧有是理哉。以此觀之。死活文學之謬論。不足爲白話詩成立之理由明矣。

胡君復以爲李杜韓白諸詩人皆曾用白話入詩。歷來詩人。鮮有不用俗字俗話者。因謂完全白話詩有成立之理由。實則不然。夫不避俗字俗話固也。而必避文言又何故乎。幸勒律己以爲語言可分爲三種。一爲詩所特有者。二爲僅宜於文者。三詩文共用者。中國之詩。自三百篇以下。無不多少引用一部分白話入詩。然必宜於詩或並宜於詩文者方能用之。彼不宜於詩或竟至不宜於文者必不能用。在古之詩人則然。在今之詩人亦莫不然也。且卽用白話。其用之之法必大有異於尋常日用之語言。幸勒律己之評威至威斯之詩曰「吾所以爲奇特而可注意之事。卽以俗話不但爲最佳之體裁且爲僅可推許之體裁之理論。乃出於其言辭捨莎士比亞彌兒敦外吾以爲最爲特殊而具個性之詩人也。」又謂「總而言之。若於威至威斯之詩中。除去爲其緒言之理論所不許之著作。則最少其詩中三分之二之特殊美麗。必在屏棄之列矣。」又論威至威斯所用之俗字曰「但其所用之字。係用於日常生活所用之位。以表示同等之思想或外物乎。」可知徒以俗話作詩。雖在大詩人如威至威斯者亦有所不能也。胡君自謂「主張用樸實無華的白描工夫。」其誰以爲不然。然無論如何白描。如何不避俗字俗話。要必

以能入詩者爲限。此可斷言者也。故如腰子鴨、荔支、蓮花，皆白話所常用之字也。非蛾眉、朱顏、銀漢、玉容等字之比也。然鄭子尹詩「荔支腰子蓮花鴨。羨爾承平醉飽人。」便爲最佳之詩。而非胡君「但記得海參銀魚下餃子。說是北方的習慣。」可比也。亦非蘇州某名士之詩「火腿蛋花攤薄餅。蝦仁鍋貼滿盤裝。」可比也。且詩中有時所用之俗字俗話。竟爲文言文所不許用者。如黃山谷詩「飽喫惠州飯。」陳簡齋詩「平生老赤脚。」喫飯與赤脚。皆平常文言文所不用者。蓋詩之功用。在表現美感與情韻。能表現美感與情韻。卽俗話俗字亦在所不避。否則文言亦在所不許也。宋人之詩。最以工技術 *Technic* 聞。然楊誠齋劉後村極喜以俗話入詩。有清一代詩人最特殊者。莫如咸豐間之鄭子尹。苟胡君得讀其巢經巢詩。將益以爲吾道不孤矣。然其過人處。正在以俗話俗字入詩。而能語語新穎。不嫌其俗。如「開門風過月照地。竹根草脚皆蟲聲。」「麥深不見人。時聞輓車響。傍道多草舍。老翁聚三兩。」「君試親行當自知。此道如讀昌黎之文。少陵詩。眼著一句見一句。未來都非夷所思。」「負母一生力。枯我十年血。維母天地眼。責命不責術。」「阿卯出門時。論語讀數紙。至今知所誦。曾否到孟子。」「夢醒覓嬌兒。觸手乃船壁。」「卯卯今夕樂。樂到不可名。不解憶郎罷。但知燒粉蒸。守歲強不臥。喧攪至五更。班班稍解事。鍼縷亦略能。頭試活菟花。安排拜新正。」「興到卽野飲。菜花迷大堤。」「車中一覺還山夢。正及村前餅熟時。」「岸樹盡相熟。枝葉無一紊。入篷坐未定。又出驗水印。明知不能攬。却怪舫師鈍。舫師益氣塞。指水但增恨。」「雪

花大如蝶。片片飛上眉。以我三句兩句書。累母四更五更守。如此之詩。豈以俗話爲嫌耶。然又非胡君輩之白話詩可比也。又如其「完末場卷矮屋無聊成詩數十韻。揭曉後。因續成之一詩」中「四更赴轅門」至「關防映紅青」一段。歷叙鄉試時之情況。寫五百年來詩人之所不敢寫。又如端午阿卯一詩云「魯論半部應成誦。渠母前朝早任嬉。嫩綠胡孫高踢臂。雄黃王字大通眉。」又如度歲澧州寄山中四首之第三首云「今日趁公回。假面可市曾。卯須張飛胡。章也稱鶻鶻。還應篋黃竹。預辦鰕蟹燈。」又如題新昌俞秋農先生書聲刀尺圖云「女大不畏爺。兒大不畏娘。小時如牧豕。大時如牧羊。血吐千萬盆。話費千萬筐。爺從前門出。兒從後門去。呼來折竹籤。與兒記徧數。爺從前門歸。呼兒聲如雷。母潛窺兒倍忿。頑復憐癡。憂楚有笑容。尙爪壁上灰。爲捏數把汗。幸赦一度答。」如此專用俗事。爲前人所不敢爲。然用之極工。則寧以俗事爲嫌耶。卽以陳伯嚴鄭蘇盦亦善白描。如陳伯嚴晴廬述哀詩云「猶疑夢恍惚。父臥辭視聽。兒來撼父牀。萬喚不一應。」哀哉祭掃時。上吾父母家。兒拜携酒漿。但有血淚涌。」又如晴廬雨坐四絕句之一云「客傭之母吾鄰媪。自識兒時四十年。白髮蒼顏今再見。避談舊事益淒然。」鄭蘇盦家書至邵寄詩云「正月月圓時。斜街鼓鼗。二月月圓時。我在官學中……署中時來云。某日當趨公。賃車便應去。車聲何玲瓏。」第二首云「七七點可憐。歲暮甫斷乳。孟冬我行時。識字已百許。」哀東七云「冬至幸脫命。小寒過不得。父憐母復愛。撫汝兩脚直。」述哀詩云「榕城疫盛行。人鬼爭

出歿。里中喪族弟。俄復奪一姪……」皆尙白描。不假雕琢。可知爭持之點。不在可否作白話詩。而在無論何種白話。皆可用以爲詩否耳。

復次詩之功用。在能表現美感與情韻。初不在文言白話之別。白話之能表現美感與情韻。固可用之作詩。苟文言亦有此功用。則亦萬無屏棄之理。胡君活文學死文學之說。上文已闢之綦詳。今試以歐美詩人與批評家之說證之。則尤見文言詩實有存在之理由。英國大詩家格雷 Gray 云「以體裁而論。予可斷言現時之語言。決不能爲詩之語言。惟法人之詩。除理想與想像外。其言辭與散文無異。吾國之詩。則另有一種特異之言辭也。」辜勒律已云「較古之言辭。最宜於詩。蓋因其僅將重要意義表現清晰。其他意義。僅隱約表現之也……詩能與讀者最多之快樂。即在大段了解而不完全了解之時。」羅士教授云「詩與法律宗教禮儀與遊戲四物。不但能保存古字。且能保存字之古體與其古義……予所欲注重者有一點。即古字之宜於詩。一與他字同。但問其用之得當與否耳。」英國詩人強生 Ben Jonson 有言曰「古昔之字。可增加體裁之雄壯。」不過亦須用之得當。否則但知塗改清廟生民之什。而無本質。則亦不足取耳。

總而論之。胡君之詩與胡君之詩論。皆有一種極大之缺點。即認定以白話爲詩。不知揀擇之重要。但知勦襲古人之可厭。而遂因噎廢食。不知白話固可入詩。然文言尤爲重要也。胡君以爲「白話入詩。古人

用之者多矣。」且舉放翁詩及山谷稼軒詞爲例。殊不知文言入詩。古人用之者亦多。亦可舉放翁山谷稼軒爲例也。白話之於詩。完中之偏也。凡用名學以作推論。不能以偏而推其全。「盜人也。殺盜非殺人。」胡君自命爲名學巨子。此理曾不知乎。抑故欲眩人耳目乎。今又細攷胡君之詩。何胡君之白話詩。不及鄭子尹鄭蘇盦之白話詩也。則由於胡君但能作白話而不能作詩之故。如嘗試集中「周歲」「上山」「我的兒子」「自題藏暉室剖記」「威權」「一顆星兒」「應該」「你莫忘記」「看花」「示威」「紀夢」「許怡蓀」「外交」諸詩。皆僅爲白話而非白話詩。其中雖不無稍有情意之處。然亦平常日用語言之情意。而非詩之情意也。夫詩之異於文者。文之意義。重在表現 *tenor*。詩之意義。重在含蓄 *connote* 與暗示 *Suggest*。文之職責。多在合於理性。詩之職責。則在能動感情。辜勒律已曰「佳文之界說。爲適宜之字在適宜之地位。佳詩之界說。爲最多適宜之字在適宜之地位。……散文之字。僅須表現所欲說之意義而已。……但在詩中。則汝所作必過於此限。其爲媒介物之字。必須美麗而能引人注目。同時又不可過於美麗。致摧毀由於全詩而得之統一。」又云「詩之異於文者。以詩之法律必較散文爲謹嚴。每每散文所允許之物。詩乃不能不棄去之也。」胡君不知此理。但爲表面上文言白話之區別。此其白話詩所以僅爲白話而非詩歟。

(未完)